

第三册

柳待制文集



御待制文
集卷四
制代人
趙王封贈三代制

御待制文
集卷四
制代人



趙王封贈三代制



趙王

康僖

丘都察贈請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諡康僖
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宇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
以推廣愛之仁粵我熙朝肆崇勳籍爰念副駢之盛
載頒贈祿之華具官某至大能剛誠壽不佞雖生知
於孝友亦世篤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無踰
節襲元戎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予一
障方懋武商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三公

而論爵歿則有謚合二美以易名以寧假廟之靈以
衍配天之澤於戲昭：在上爾毋忘陟降之恭赫：
厥聲予亦有封建之福款時寵渥光對前聞

木忽難郤王贈亮節輯衆保義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
惠襄制

元功次簿賢：實著於邦異姓真王貴，無踰於
厥晚爰舉追褒之典以隆勸厲之仁匪曰私親其惟
本始具官果大主不琢雅量有容愛士甚於扶傷卹
民幾如拯溺念烈祖有歸真主茂闡社稷之勳肆累
朝得尚元姬中侈車旂之錫每虛懷而挹捐適御氣
以遊征是用哀對寵光登加美謚上公九錫既峻陟

於維垣大國三軍亦就更於全趙於以示旌勞之厚
豈徒為備物之彰於戲扞城而天腹心已予躬之不
閱聯嫺而托肺腑賴爾後之多賢祇服異恩式承嘉
存

木安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簡
穆制

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冒外戚在漢豈皆恩澤之侯
曠爾勳賢維予肺腑愴容儀其既遠倍命數以獨優
具官某時若春溫巖然山立仁民等於愛物養性推
之事天稽首而稱北藩祇服皇明之被奉珪而朝止
國式觀侯度之修持一天以招魂指孤城而得諫屬

定鼎卜年之伊始宜出綸揚渙之有光國本王封達
升庸於元宰謚則周道爰謀行於奉常極日號以加
崇為塔車而增育於戲帝室之親曰甥舅已莫肯夫
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尚克相詒謀之永庶恩盼
鑾丕輅寵休

回紇追封趙王公主

皇祖姑

王姬下嫁匪誇車服之儀威里聯姻有煒旂常之績
屬新鼎命用錫綸音具呈嫠媵輝天滿毓秀正家而
尊五典出言必盡於箴規成化而本二南動作無踰
於矩則嗚月輪之既缺時風馭以美琴大邦爰啟於
封圻肯主肇隆於位號式流終譽豈務私恩於戲禴
狄禕衣等殺猶存於后銘畫堂甲觀宴俟綸想於神

遊咨爾營魂承予休寵

阿齊忽都魯封趙王公主

皇姑

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尊大主具如瀟國之儀
方胥樂於燕詒宜亟申於寢寵景天支秀暉坤德柔
嘉肅雍親婦通之成唐倫以正响茲得家人之吉時
義有閑被象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觀朕方悖叙九
族間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緜保邦之慶於戲彤
管有煒尚無忘女史之書大摶是承以克享眉壽之
介益昭殊眷丕格繁釐

阿刺的納八刺追封趙王公主

皇姊

公主亦號帝姬周通膏嚴於肯：位王侯有國邑漢
儀無示於尊：允惟同氣之親誕錫均釐之祝其懿

恭維則柔順可貞純化車乎家邦美行應乎圖史昔
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在天與享肇禋之
福號名既正本餘益隆庶徵顯孝之靈以篤孝孫之
慶於戲下皇后猶一等宣車服之維多封異姓以七
旂尚旂章之未備舉茲常典慰爾晉魂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個封贈二代制

祖懋叔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謚文惠

錄再世所以廣恩朕亦嚴於馭賞活千人者必有後
爾惟篤於象賢曠時進請之臣應我中懷之律其始
先美以示隆私其官姓其祖其官其直養以全剛靜
修而致遠方

聖武代太原之日孳生靈歸中國之仁布衣而借前
籌幕府以為巨障寇恂還守河內上功正切於轉輸
馬授去卧壺頭壯節自甘於斂退迨今墓上征西之
字比之襄陽墜淚之碑燾後而德已滋詒謀而報不
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胙土之華於戲命數視其孫
惟母媿於少殺節惠壹於行宣亦詭於非常皆爾晉
魂款予寵渥

父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謚

忠敏

子爵而論其世王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
大有窮親之義者時令子維子迨臣追崇式應於邦

與初命遂加於公衮其官姓某父其官某卓爾能立
休焉有容參元戎間外之謀得君子師中之吉蓋嘗
執筮而計兵食入閭而課民庸孔明恢蜀道之圖非
蔣琬莫安留府杜預卒荆州之伐而羊祜不見成功
勲名在二子之間報効稽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眾
洛苗之遠者維芑靡來宣庸昇於高牙考行仍申於
美謚於威氣為物竟為變尚炳然江漢之靈秋曰嘗
冬日烝宜扶爾豆籩之荐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莫寧郡夫人

尊祖必有所儼國家重賢之思抱孫今見其成君
子謂善之澤肆因昏獎併示追蒙其官姓再祖母
某氏德昭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為家法婦如親若

此書亦曰此書亦曰
所為前死如死也

母儀屬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壽小君所以序貴
式增瑜狄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婦形鹽之荐庶茲
幽空服我寵章

祖母蒲察氏追封莫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為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
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爾慶其官姓某祖母某氏
柔儀範俗淑行正家早親筐筥之勤晚遂危區之養
及燕謀而始大侈象服以斯皇一命為榮尚不食生
賢之報九原可作庶其知稽古之蒙有奕寵休無間
溟溟

母仇氏追封莫寧郡夫人

朕大倣官聯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執無烏哺之

此書亦曰此書亦曰
家皆諸生得可力也

恩褒親所以勵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
某氏出自任族動為女師采蘋茶其先在家循於法
度殷需勸以義從政閱其勤勞所嗟風木之悲不見
樹萱之色母昔今以其子婦爵別從其夫周初稱寡
小君爾尚服漏泉之澤異部維方千里子敢受大國
之封既極哀榮豈隆備享

翰林承旨王約除燕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既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官茲重灼於
耆艾爰當禁林之直乃陪儲幄之遊命出自中聰學
于外其學知體要行應樞機深醇有儒者之風諫退
持魚士之節頃久勞于民社適峻陟於詞垣乃先正
其心無若裴洎之取諫願可托以子何嫌周勃之火

文惟折旋規矩之正端肯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
關于輔導若人無愧於典刑班濟少端尹之聯有給
悉歸于唐府位冠大長秋之上進趨壹用於漢儀萃
茲春禮之慶示我責成之重於戲以汝為商山之羽
翼是將觀德教於初為予隆周室之本支以克繇燕
休于後勉摠忠藎有寵嘉

真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真人劉德仁加封
真君制

蓋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因盛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
為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靈澤增真玄門其凝神若
虛應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離
筌終始天人之際雖深歲而弗售已妙用之踰行今

熙朝充美於象元肆
列聖重光于與命是用濟爾億階之貴昭于帝祉之
隆以迓蕃釐以開來裔於戲駟日月而遊四海想神
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群生尚物情之咸賴祇服茂
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萬物以司方嶽峻于天配二儀而作主
惟此六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肆考懿章特崇徽號
仁存率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剖陰陽於昏曉
中州扶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魯之瞻蓋
龜蒙奄在其下乃欽紫陌備禮洵平土以告功是為
王者受命之符亦曰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

申帝號於大生以存明鑿以昭靈睨於戲金匱開而
玉策得豈其為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未鳳來厥亦
有聖人之能事歟予時渥惟乃之休

詰

江州路聖治太平宮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加封詰詞

朕聞大道亦強而名固具胎暉之造至人以虛為用
寶高監御之司瞻茲衡嶽之佐神龜鎮巨慮之治所
式稽彝典申錫徽稱其氣孕亭毒之先功泰化育之
內崇巒穹谷亦闕景以揚靈法象真圖雖無形而有
物受任十華之使寓神八極之游蓋衆靈誅聽其揚
訶而三界總歸于巡徼謂青城丈人各主分地厥有

貞符乃朱陵仙府別啟洞天合最明祀是則微顯闡
幽之故昭乎禍淫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真打對答
萬年之光命於戲六號之式頒邦國朕方稱秩於無
文八卦之德曰鬼神爾尚克昭於至應祇承茂渥益
暢玄風

興國路九宮山太平護國真收妙應善興真
君加封誥詞 神張姓

蓋聞神仙能化光區景豈有迹之可指山川亦舒翹
揚莫知炳靈之似在稱秩式躋于明祀出給爰昇于
真封某和以天倪動而淵默蓋報諸性命之學至誠
灼見于著龜故形為禍福之言妙用不離於宰為宋
代嘗禮之而賜號臣君乃邀爾以結鄰迨今羣帝之

追陪猶為九宮而來下於歲辛初成駕龍而去長司
句曲之天許宣平騎鶴而歸不忘城陽之宅以時盼
鑿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陽郊展采冀天地之備款法駕示儀象星辰之次合
茲命工人而加繪軌干聲御以上塵蓋闔大事莫貴
郊禮盛禮必有搏節故鹵簿總屬五之次而公卿在
驂乘之閒昉周制而已然強唐儀而始備後先清通
單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此文
事必戒武衛凡樂聲實具禮容乃若古今輿輅之等
衰上下旗旂之度數非省圖寫曷究徽章維成能無

與于咨詢而曠典尤宜於藻績用旌徽勳期補明時
此蓋欽遇云：熙洽宣光柔嘉作剛戡干戈而肆夏
繼序斯皇欽曆象以授時和邦惟允方員丘之建祀
矧大庠之在廷彰：物采之多表：聲明之感臣欽
居心切議禮才疎託以丹青記太常十二旂之部傳
之玩琰揚
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祧序正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
聿觀丕構蓋壯洪基蓋間昭穆配乎二儀禘禘等之
百世故王者有幸與之義而天下形孝敬之風皆同
制都宮位皆東向及漢立厚廟意在別祠使非攝攝

之穹崇冒禘堂筵之修廣聖作適逢於今日孫謀克
篤于前人欽惟云：闕大宅中本仁祖義念垂衣而
致治躬服采章治乘輅以為邦首嚴仗衛企想月遊
之舊著為時祀之翼方圖上于土功且備闕于金奏
臣某西雍庀識北闕趨班髦士攸宜恭工歌于九夏
孝孫有慶格神保於萬年

大駕北還起居表

振蹕上京修景朝之故實回輿北闕肅萬乘之威儀
百辟承風群黎矯首蒼閭周室膏別營於西鎬漢皇
亦時幸於東都將令侯度之益恭以示玉靈之感被
戒先驅而鞭日御甫瞻羽衛之隆得壯士而挽天河
已覺氛埃之淨故所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

景緯之麗空茲一人舉動之間惟萬世治安攸繫欽
惟云一懋昭湯德丕顯文謨民協于中雖明刑而不
祀皇建其極實敘福以用敷從官方適候於難翹父
老直諫間於鳳吹且其躬履器使耳屬鸞音行葦頌
功知明時之有道蟠挑獻壽祝萬歲之無疆

御史臺賀正表

帝王御曆方開有道之長春秋首時式正履端之始
乾旋坤轉雷動風行中實盛德在躬深仁及物恩覃
肆宥敘五福以用敷治格重熙歌九功而惟叙穆
龍接之養綿、燕翼之祥元會克延泰和成家自泰
司邦憲肅奉朝儀升中呼嵩歡之三朝符聖壽執法
近太微之次誓竭臣忠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即命紹開帝曆之際王朔體元序正人時之始
大鈞坤北和氣冲融中實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
門而肆赦萬寓熙春坐宣室以受釐五辰順軌方九
膏之在列幸訪福以來臻巨泰冒師垣兼塵史觀獻
搏奉酒膚申効于嵩呼鳩筆紀謨朝同符於洛書

宣徽院賀正表

寅正首月用泰始以授時申命自天體乾剛而出治
一元斯暢庶彙咸亨中實祖義本仁宅中居正民和
物遠方臻康艾之期文恬武熙迄底安強之效極怡
愉而致養登溥率以來臣廷列百條嵩呼萬歲臣幸
聯通列肅奉上儀趨未央前殿之朝預觀圖籍總宣

徽南院之務益謹養羞

奏定甲子賀聖節表

六甲初元月次黃鐘之瑄萬年景運天開紫電之祥
八表頌聲兩開協氣中宵體乾剛健乘泰吉亨為國
家有九經人文丕興建皇極欽五福帝訓于行廣聖
學以緝熙啟神謀而絕武受上玉杯之壽用祈寶命
之中臣職守宗祧躬趨班著日添繡線式觀龍德之
中春在彤庭茂衍龜疇之福

箋

宣政院賀千秋節箋

天臨朱邸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
宮闈同慶寰宇交欣中宵賀土稟懿恭德全仁智承至

尊守重器親總政機選端士聞正言益隆國本方元
良之建位宜壽考以維祺稟幸綴通班軌逢華旦宣
風西域既來九譯之環指百末儲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冊箋

皇儲正位肇新玉冊之頒宗祀辭休丕衍琮圖之慶
泰和斯暢震道乃行中宵懿德誠明問學光大教喻
虎而三善得帝訓時欽元良建而萬邦貞民情咸感
方形庭之修禮宜朱邸之迎祥稟職忝膠庠心馳鶴
禁日輪月暈願有繼於雅歌乾符坤珍益懋開於興
運

狀

升祔禮成請推恩賞狀

竊惟

帝王之興育由

祖功

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為廟祀以極崇報之禮配天同
大猷欽盛哉粵昔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創修禮文

聖子

神孫繼紹纂承迺

英宗皇帝斷自睿謨乾廣

廟室至於

今上皇帝嗣服之初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
十四日奉遷

祖宗神主安靈新廟廿六日欽奉

顯宗皇帝

英宗皇帝神主升祔朝祭盛儀綽與照映古今凡諸
白子獲與弁之實為非常萬一之過蓋有殊特之禮
必有殊特之恩宋金以來每行大禮則必等第頒賜
行事之臣以為非此則無以均登錫福于下也今

朝廷丕崇 太室遠 主禮成而

顯宗皇帝始由 晉邸昭受 大號與

英宗皇帝並附于 祖 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之
舉謂宜參酌古今特推 恩沛自獻官而下行事官
員等第當賜庶幾有以隆熙朝闕祀之貺而書之信
史亦將示法於將來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欽惟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始定祭禮每歲孟冬卜日大饗命大臣攝行其事以時方寒故自獻官下至典祭諸職合同法服等皆以夾羅為之因襲已久遂為故事至如南郊

太社雖別造祭服亦止循用夾衣之制比年

英宗皇帝更定四孟時饗以來每過孟夏孟秋行禮之時被服夾衣升降拜跪往來暑氣蒸鬱流汗沾濡其于肅將祀事之意或者不無乖戾今檢照到已未太常因革禮祭服條內該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准詳

定所言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今尚衣庫衣冕等蓋每歲仲冬祀園丘所服皆是夾衣宜依冕服制度改用單羅則是古人制作衣裳唯欲適宜未嘗以單夾為拘以此參詳若依太常因革禮所定典故除

太廟

南郊 太社各有法服外各處權宜添造單羅法服全副二十身專充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用庶幾馨香達于

神明而於祭祀之儀不為無補

荐乞石烈者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荐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

其才而荐之非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
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才德彰著之士又令
所在以其名上聞

朝廷急于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比年以來若楊靜起
於成都即除四川提舉史尚董士庶起于燕南即除
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荐入官今更數除
率能崇尚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荐非謬荐用
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乞石烈布元年踰
半百篤志窮經尤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賾鉤
玄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
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於家庭信義之實稱于
朋友通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于文學

累嘗文章論荐以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
獨能遁外聲利篤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倡四
方興起風化非直為君元私也某猥以庸虛忝職奉
常日虞曠敢獲戾官箴益討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
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為稱選某熟知其
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乞石烈布元
擢充博士代替某名必能修舉職業上副
朝廷優賢崇禮之仁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 代李學士作

中嶽

維嵩作鎮奠于土中蟠地與厚配天比崇雄亘秀峙

二室西東亦有河洛融液宣通曰神鎮星膏主膏宗
為周生腎肇漢登封載其嘉應昭示無窮明德宜祀
爰有廟容於皇
聖之越古同風祝號祭式與時並隆
皇帝曰嘻邦彛是膺汝維佇臣往即祠宮熏香奠幣
明荐余衷承
命載驅敢有弗恭練日既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
懌無侗百祥來集洽于時維
天子萬壽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猶體有肢昔舜修方
望秩以祠虞德昭升五典克敷矧茲衡山屹鎮南離

七十二峰業茂茂魏朱陵之洞祝融之司泄雲吐霧
闔闢神機乾綱既正以奠民覺叙祭有章百王承規
皇元繼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茲祀維時牲醑斯崇
神人具宜

天子在御宰臣考儀迺下

璽書香幣載馳爰既蒞止卜日諏適嘉荐誠陳有飶
菲：

宸心既將神亦宴娛昭茲靈貺報以蕃釐於
萬斯年格于隆熙維茲維固維
國之基

淮清

淮出胎箒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桐柏

鬱于蒼，會泗而沂，茲焉濫觴。美德維神，其靈孔揚。
列在中祠，視扶侯王。
聖朝崇祀，厥有彝章。寶籙斯帑，函斯香亦既。涖止
練日維剛，宰醴在筵。式存蕊芳。
皇明初：淮波決：
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濟

濟初維沈，發自恒曲。孟陽二源，始滙而蓄。是為龍淵，
宵制坤軸。噓呵雲霧，變化倏忽。貫河溢榮，有頸有伏。
及其注沂，遂列四清。爰始扶祠，名在宗祝。
皇元稽古，大正疆服。祀事孔時，載祇載肅。聿修歲彙，
為此芬郁。昭其格思，報以景福。

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望祭於濟源

天地之間，環海為區。北有瀚海，窮髮之隅。粵初望祀，
亦聖所謨。瞻惟濟源，茲神之廬。有赫立靈，可考不誣。
並祠嶽鎮，矧在輔都。維
聖憲古載敬

命書迺馳香幣，迺闕神居靈兮來下

皇情孔孚

祚膺明昌

聖有直符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閭井田廢而什陌闌邇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
召田之請限田之議均田之法作輟紛紜前以為利
後以為害議者有遺憾焉唐之計口授田有口分有
世業粟稻曰租綾絹曰調與夫歲二十日人力之庸
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亡幾而遂
廢不舉豈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歟抑人
多田少必不得已而後廢之歟井疆遠矣計口授田
之制今猶可踐而行之也詢與諸生訂其古法之可
以宜於今者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
亡矣或曰孔子之時樂于千餘缺適齊適楚適秦適秦
叔入河武入漢少師琴衰入于海而器與人已不復

傳非止於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為其官頗能記其
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雜采諸
子之言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而莫之底定也以
隋唐周宗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
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
明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攬廢墜討論
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
信之以脩六經未脩之經而聳吾
元之德於秦漢之上固不甚盛甚遺也歟試相與論
其所可取者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為主大
則釋奠以飲為主故合菜合舞於春頒學合聲於秋

而記禮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謂凡釋奠則必有合於時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若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與聲皆大合六代之樂北齊嘗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兩京用宮縣合三公攝事隆禮備樂斯亦至矣然宋既加王儀其樂常用則將施之堂上而又不設舞于庭蓋宮縣到縣一豎一殺當時議禮之臣其所損益亦有意欤抑有歎無舞又與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矣歟今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當講切而究明之者願細繹其說

田從作軍旅此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徵矣秦開阡陌漢事兼井人忘重遷俗尚流寓至晉稍明土斷之制逮齊復申黃籍之令故戶口漏於國版而夫家脫於編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講東南別族僑舊錯處姦偽益滋寬鄉為墟狹邑成聚雖以關田增戶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止更守出入相司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顧以何術而濟登茲試考叢古今之宜以詳著于篇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得失之變係焉工箴詩通諫命議不以人廢言之意蓋三代同之自是而降漢最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侯王之有詔或列侯

宗室之與議或違二府之會謀或用諫大夫之決策
以博士議郎之小臣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至
預諮訪亦幾乎公天下以為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
治道浸微豈苟同挾和之論徒為布意順指之私耶
抑復霜堅冰之喻尚不足以開自牖納約之明耶其
不制為一定之法者無亦示夫廣聽兼覽之公不于
其人而于其言耶今朝廷求言視漢而益切弱處
士橫議與學校正論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問三正之起向矣說者謂臯正建寅為人正商正建
且為地正周正建子為天正天子因魯史作春秋凡
國君即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夫春秋尊王之書以
正次王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

儒謂其以長時冠月而以周正記事正月非春時固
不易然書序一月戊子師渡盟津而經言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盟津則一月者周之一月亦遂以為歲首
矣不知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它有所指乎或者
又謂周人改月而東存夏正其證已多見於經傳所
載之文乃若周官既日正月而又曰正歲豳詩既曰
七月九月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左氏國已惑之而
孟子所記徒和與梁之成則一以當代正朔言也夫
子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為邦之問有之日行夏之時
此則聖人經世之法之所寓如是而猶有焚經以建
亥者矣不無則建辰建卯特何時而可定乎攝光昏
見於子而陽氣已潛萌乎黃鐘之宮此天之所以為

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治曆明時實為
王政之大端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開六官之屬備於周合而與則拘統散而庖翟春薑
莫不有政有事今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倣秦
舊而法制日密名教日滋以建武之減損猶不能革
元始之更置下逮宇文拓跋號名復古而建官之意
邈如宜其效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為周公始致
太平之具奈何一用於後世而遂啟變法更令之端
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歟蓋嘗以今而揆古則今之官
猶古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大農而金
穀之虛贏豈不可考公卿銷於尚書而虛官之數最
豈不足覈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通可以達之天下國

風刺候人春秋譏世卿吁可畏哉孔子曰脩廢官而
四方之政行焉魯逸民而天下歸心焉今
聖賢相違而天下猶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未舉之
民此則明詔所為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闕
雖歸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今非其
時歟彼其藉以為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泥其迹而
不知其意歟諸生蒙被菁莪樂育之仁是皆有民物
之責于身試訂言之抑以觀所學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為祀享而天
下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臣從於大享
祭於大燕而漢以降則惟燕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勳
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臣也唐武德中嘗

論次太原功臣由裴劉而下總四十三人自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為之首而房杜王魏無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殷闕山劉政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鄭渝二公請元二王也邪梁鄭尚矣乃若無忌如晦與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邪凌烟之圖皆即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果不足以望十八侯之功籍也邪將不一之論第能定之於一時而不能任千載之惑也耶先儒以大丞為禘祭謂禘於夏而禘於冬耳其與同禮執羔冬嘗之制異矣然自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享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

言之大則人臣不與而小則人臣可以無及之狀崇德明勳今猶古也其此夫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稽之往制之得失以詳考于篇

問道取天下之術既微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之於人有甚不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於鄉升於司徒意猶為近古至西都則孝悌有科孝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為不奉詔不察廉為不勝任失當者有罰紛：若是其與鄉舉里選之意果有同歟當時率以戶口多寡察人口二十萬一人滿百二十萬六人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三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千石察其好文學敏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得詣太常受業然

武帝初弟子員千餘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豈計口
察人之路不廣而受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
也歟且善事父母為孝清潔無隔為廉而又博綜經
籍窮閭微與其選親之今考之於史以廉舉者若趙
廣漢朱博薛宣黃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為郎
者自京房外亦不多見則計口以察大郡滿六人止
者抑豈過計歟大抵法之涼會皆不能以無弊後之
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為不廉而藏輿服挈壺食者得
以盜名檢或以割股廬墓為非孝而揖諸生開空會
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公論
尚得而貸之歟蓋漢承秦戰事之後借鋤取帝之俗
未革謂彼能孝親而弟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

以為史矣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
周者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歟今

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文必孝悌稱於鄉信義服
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固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
之矣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為天下得人
以推廣

皇上好德賢之仁心猗歟休哉橋門多士方鼓舞
作氣以俟決戰則夫徵之古事而驗之時宜固辭鋒
筆陣之一助也其母以吾言為督焉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體而適用故養之至需之
深則其奮發為事業為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昭
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

季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于矯枉過直而訪者
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管仲樂毅時其知者
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為是矜名飾譽者之為
耳及先主起蜀一閭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為跨
荆益和西域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擊成敗之機約
合孫權挾飛雲之衆圍取成都迨建興總政一誌於
南而資用以饒治戎講武從容北舉二流之陳開朗
激烈忠誠所據豈徒文乎哉乃若制木牛流馬之運
演兵法八陣之圖雄據武功難耕渭上深謀定慮有
足稱矣使亮而未死剛舉魏併吳興禮作樂漢之為
漢直反手耳議者乃謂其制戎為長奇謀為短是得
為知孔明哉由周而下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

者孔明也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
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權制開誠
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真是
以鼓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殞未幾炎祚遂熄使操
持妄議者猶得仰彼以抑此故其知孔明者不過以
為是時將略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體適用之學至
孔明無餘蘊矣先儒曰孔明有玉佐之心而道則未
盡又曰孔明庶幾禮樂夫亦安所指哉講肄之暇試
究評之

問舜始命官契為司徒亦既任之以敷教之事矣至
后夔典樂則於冑子之教尤特隆焉蓋自天子之元
子衆子至于公卿大夫士之適子通謂之冑子是皆

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和柔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於溫寬者必失于栗剛必至虐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若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者非於貴遊子弟而有私焉故周召毛原劉尹崇聖之族皆世食其祿並儀朝著與周匹休在教使然耳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受之先王固將與夫庶庸之子姓共有之周之法豈獨致隆於公卿哉以國子之繫國體其重如此則教之：隆所以責之：至也漢世史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閭內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中庶子洗馬制首郎將往：以父任為之成帝時伏

湛始由父任為博士弟子其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王吉謂子弟率多驕驚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員此徒見任子之弊而不知救弊之源毋怪其論議之紛：也今國之胄子有學有教固已大倣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耐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膏寧親是也義之寶從兄是也又曰樂之膏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五典者仁義之膏而六樂豈自外至者歟彼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為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發施也歟抑樂之為樂偶于六藝之中其為教亦有輕而有重歟或曰

春秋譏世禘為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後之歟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歟虞之曾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為法亦孰得而孰失歟顧悉相與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代趙承旨作

朕觀帝王制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效固亦可睹已孔子稱舜無為而治觀其始於修已而終於恭己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感于刑不賞而勸于賞能大自為而後無所為舜果無為者哉乃若克艱以圖乂昭德以建中不違暇食而即

夫康功田功無作好惡而至于會極歸極是皆有以協和天人之際而臻茲至治之休三代受命之符厥有在矣朕惟戎

國家基業之崇土宇之廣固已掩跡虞周曩絕唐漢而傳序在予式承

祖宗全付之重是旣京畏懼乎拓索之御而春秋之履也顧詔書屢下而惠化未孚德澤屢降而陰陽未應豈銓條有失於精覈而進賢之路或壅歟抑吏治或過于煩苛而致理之績有歟歟伊欲顯忠而遂良興庶而起孝通教化之源遠禮樂之用使世底隆平民濟仁壽其以何方式濟登茲子大夫學究終始其於時良三適之要春秋一統之指講之熟矣悉著于

抑待制文集卷之七

抑待制文集卷之八

謚議

徐鳳謚文莊

儒者事業蘊之則為德行發之則為政蹟辭章此其
服襲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於師友源流之正者
有自來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徐鳳踐歷
中外垂三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待制集賢奉
檄遼東賑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
警民懷興學治田疇効尤著為郎右曹治書憲府經
綸庶政執持風紀寬而不弛密而不苛退讓自將曾
無矜耀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
名定謚應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

於日莊請謚曰文莊

北忽兒台謚忠肅

蘭艾同畦則芳馨夫所忠邪並列則諫正靡安蓋觀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羣擠既力孤立易搖此所以姬旦近親屈平貴族猶不為流言讒口之所容者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扎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

主知始寓直於省闈遂典司於臧鑄固已屢禪廷論深究利源由憲府以延登為元寮而增重持侍御史之簡則風采凝嚴進中執法之聯則紀綱肅穆而屬浙省攝燎海漕飛章盜被選拘首當訊鞠辭所逮及聽必簡乎求情於隱微之中詢識於法意之外具獄

既上罪狀悉明雖顯戮蒙街遠投四裔而人自不寬以至雲南伐叛之臣陰受種寇欺兵之略奉辭開罪議法用權於時商土之遠始服祥刑之正及于晉司丞轄參秉樞機方妙幹於化鈞已潛移於政柄譬之威鳳在樹鷓鴣巢懷憎猛虎栖山豺狼反噬雖名假寵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逐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戀

闕泊

宸衷之啟悟倍恩賚以追頌無何中路魂飛神州望斷愁雲結恨流水含恨故識者莫不驚嗟而儉人自謂得計不知漢廷望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真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顧忌矣

之節諤。之忠可以振肅。籌細可以懍懾。任任春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臣。公則委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為先而勇次之。粵若世祖皇帝開疆拓境。版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隨才受任。各即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勲業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參贊軍幕。從征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績。水撫廣南。招懷洞隆。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橫槩賦詩。下馬草檄。沉機敏識。槩。仁威雖古。良將復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問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

毅宜謚曰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臣之至誠。此跋履險艱而不忘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有餘榮。歿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忻都少稱駿勇。長益敏明。懷策來朝。奉身委質。念慈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與屬

明主之需賢。而進當迪。蘭以至討叛。西域獻俘。

大廷多出奇謀。以禪成筭。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負土為墳。揮涕如雨。洎從

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諫之言。則協誠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資國漸陟崇

班而彌綸輔相實觀來効蓋以揚名之志形為載德
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
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個謚章肅

德深者其行必滋器大者其發益遠迺
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
傳世胄故集賢侍讀學士李個由其父祖疊建勳庸
遂從西蜀之征首佐中軍之畫蓋理義融骨剛謀略
沉深識見敏明明極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
是董仕者曹陞華泉府果奮擊處之曾以為靖亂之
先藏館延登方求皆而報
國臨江出牧知共理以綏民雖讒言之如焚汜善政

之不泯以三劔泉移守淞漕轉輸郡治以孚鹽筴以
正所謂有儒術之錄飾無吏事之炳奇者也晚還
朝廷鬱為壽俊以言語議論為黼黻承章載觀書畫
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色然而為於繼志故佞者不
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棺而論定宜節惠以
飾終謹按謚法敬慎高朗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章肅

鄭阿兒思蘭謚敬愨

蛇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儉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
以為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讜論之攸宗其好
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似乎立異壹加文致遂傳刑誅
恩奇至大之間寄啟嘉臣之蒙雖任情淫殺濫及無

辜然檢惡自夷不俟旋踵因其誣讒之跡知其猜忌之心公論尚得而貸之手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粵從再世歷事

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詒謀之永殿巖龍濟而禁旅無譁祖芻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遭逢於

聖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妻斐為文織羅成獄上刑而伏斧鑕僭執加焉盡室而作囚孥忍乃至此事晉闕於

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魄其何之痛祚清之未立或者謂李陵三世寄多殺卒之愆故子美衆宥盡生祠神之罪是則誣之家禍誰將服此官刑所朝仁后御天

綸恩昭雪發宿姦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滄沉寃可以挽回元氣然而節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之名已登信史則夫

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裔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繁整之才實負干雲之氣為清廟之栒業為明堂之棟梁隨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生長勳閥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其為

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威休方
大舉平南而嗣子于役渡江銜命欲持口誥以代干
戈踰險遭兵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
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即試海沂之守存田郡載專
銷藩方治多尚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於是垂聲朝
右舉最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官箴之式正祥刑按
部節鉞屢更分閫調元凝丞載踐知明體而適用不
吐剛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而致遠則西平
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
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
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王晦謚文靖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人才之
萃聚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以其時乃若東原實
望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羣英又以偕升由上有作人
之

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
人猜阻之有餘興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總管
王晦奮由孤子秀出輩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掾
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驄憲府儀文
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乎合朝論視韓盧張
崔之傳美限今古在李孟閣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
平南之師妙選賢籌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幕府
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即良謀振義旅於潭湘

脫生民於桎梏蓋仁言之一發果天意之潛回及乎
作牧藩州宣威帥闡疲精於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說
遠來擗筦庫之姦偷則會墨者惡其害已於倉庫之
儲峙則尸素者嫉其微名雖地官指示內遷而親嫌
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實昧初心甫還太守之符造易
大夫之箚謂公論為不足特別英才美德實斯世之
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筭
淹回于三品之扶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推沮者未
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于馬定謚雖曰計
資持是易名猶為考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仕
不燥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
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于時流芳于後維有是父則
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
如鳩麓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慨其
斯久後死之歎故廬州路總管李諤以知見為學以
篤實為行出使而見金已明辭受之義贊善而論獄
遂成簡閱之孚泊參省府密謀深惜
國家大體謂徵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啟譽一言後必
多事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于後憲
節五更守麾再易彈擊不遺於摧倖據陰必盡於根
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蓋其以理義為悅心之味以
恪恭為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

其資扶微之誌辭誅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誼法守
禮執義曰端行善可記曰憲請諡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蹕今
古勇足以排抑姦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
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鄭子之官名知
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用知
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從吾

元之德於盛漢之表而燁然熙吾

元之績于黃虞之間也登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事陳思濟從

世祖于潛滿觀

飛龍之昌運于時海寓未一川陝維雄擇遣重臣往
殿西服掾曹載筆幕府上功觀其策略之多奇信其
材猷之足倚輟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恢張
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誼而下適人情謂其察為風
紀之統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為生民之元氣所
以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周密
方其推茲柄政虐熾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尚書
建者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鉤斥淫縱
之罪以對辯為失體以盡言為訥誠夫何火器難容
一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而乘應車驅馳
于楚越之郊出入于仁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之教
詔知祖錄係田野之條舒勸分以卸災借輸以代賦

不亦。取譽不察。為明里多受塵之氓部有解印
之吏甫徙簽於汴者已遂掩于泉尚蓋其所學本自
碩大光明故其所志無欲修齊平治雖早收朝蹟卒
老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為章
程以貽厥謀謨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
長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于百事不若著
見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脩治班
制曰文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
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
五馬車朱轡皂蓋行有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

年輒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
國制大郡為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
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
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郡之符計其所莅
若太平之控扼大江晏處之依阻巖險信徵之介居
閩楚隨俗為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
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
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剛夫紀載之歌頌之
尸而祝之將直儼美于桐鄉之朱邑石室之高朕雖
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武揚于異代
茲服官箴光昭前閭計資定謚厥有藝典謹按謚法
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諶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
所向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
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榮
以刀筆篋篋之餘為經濟彌綸之藎屢當任使已見
器能即尚右而轉東曹遂參陪於

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守于邦條觀其大節之
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洵持帥鉞出鎮藩方屬遭叛
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安堵以至力陳冒馬之害備
殫饋餉之勞禁暴戾貪掠災捍惡其計慮之定智略
之名則經術為之本根義理為之涵蓄故祥刑出節
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遠朝思含笑而入地考其初試

迄於有成以一心之公為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
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
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懿

唐制學士演絲綸太史制褒貶俱號清切之選是為
獻納之臣迨于

聖朝悉歸詞掖故文章優賤則足以教遠
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張

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彙英而為
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張士觀為學成志
能賦斐聲不眩飾於葩華自碑窮其根葉于時譽多

君子道際明時芸館編摩出三長於初試微垣供奉
成九制于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
郡貳遊涖奉常屬圖任於舊人俾泰身于故步竟由
論譔歷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階而拾級乃
四朝實錄率常約例以推凡載竄簡汗之光猶覺管
彤之煒然則言精而事核誠立而辭修非其德盛仁
熟曷濟臻茲謹按謚法動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
愨請謚曰文愨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愨德愨
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天微
榮于一身而子孫不旋踵景滅響絕無可復考則哉

者培之餉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
心靖淵文彩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
守謚為出治之體以忠貞為報

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尤能為人所難晚以
太子賓客召還

朝廷啟沃之言多本仁義以月筭辭尋拜尚書大夫
復引疾不起

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于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
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
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燕土田錫予善
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富貴其服食節約

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是宋貴而能貧可謂賢矣
謹按謚法忠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詩謚曰元
獻

劉二拔都兒謚武宣

繫昔

世祖皇帝天啟神武恢張
帝圖命將出師誅伐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
受任之士克秉戎昭期著勞勩為四方之藩屏為
上室之扞國更敷世而無乏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兒早忝行伍
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略定淮楚之功承
上恩寵錫名予爵尋鉤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

守卒之叛眾畏備款塞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二廣江
西草竊間起雲南思播兩江溪峒種莠成警授節臨
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賚狎至在行樞密則由簽
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歷江西湖廣
川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聲所
屆莫不感懷服勤
王家垂四十載而西南一邊視如老羅當道猛虎在
山其去留用舍足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臣庶幾
似之矣謹括謚法師眾以响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
謚曰武宣

賈任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然則有

聖人之德而又居

天子之位乃能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臣彌綸翼贊于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也維昔

世祖皇帝平壹土宇肇新禮制始定

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

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忽都于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群從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踐修職業往有聞于時君子之澤引而勿替其可徵哉首德大夫侍儀使冒住實公之兄子也幼侍公側嘗聞禮樂之要稍長入直禁衛給侍

裕宗皇帝于東宮及

世祖親征乃顏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効有

旨命中書授官時擢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
密無幾擢嘉即誅

召至京師見

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眷尤厚

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

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

旨而省臺亦文章論荐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
在官一年部內清謹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
使修其世父之業督理儀章整肅班著無違節夫度
上每嘉賞焉時

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
蓋其從宦三十年試牧祥刑僅再閱歲出入
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甄侯萬
石居家有不過也然則啟大子前而光昭于後茲無
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諄謹
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

國之輔蔽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于人才其生之不
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富碩大休光
之運敷之為壞辭暢之為崇議可以震耀
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

政由是而寧壹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
為

治世之貞符願欲常：而見之豈可得哉乃若翰林
學士元明善氣非辰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達
昭代沆辰宏猷如高揚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
無前旁觀以為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
也蓋自其初以 太子文學事

仁宗皇帝于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
上表厥既

正位

宸極遠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洵

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為事每群

議

大廷徐出片言莫不昭合于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
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淮鄂者而亦
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纒一二據之已足
飛英而騰膏顧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者
幾二十年而一時

典冊

詔令勳賢銘誄與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映
後先皆能鋪張

景鏢岳範胎休以至筆削

三朝寶錄藏之金匱而為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
史之才惟

英君

誼辟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徽承煥
于下自

建元以來儒臣被過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
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
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
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
並用揆之以時不數：然也乃
世祖皇帝紹隆

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出其智謀勇功

先後禦侮以翊濟
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宣光于一時而留遺
聖子

神孫閱世教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
夫

褒典之加顧可于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忠獻公全
所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勝宋平第當超授官
勳尋領禁旅扈直

殿嚴占對之間明敏亮直

上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

親擢其位軍政則再歷行院入參樞密其總憲綱則

一試南臺遂為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丞
轄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辭
河南退休于家會

仁廟御極有

肯諫議

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
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苑有綱有目而進存人才
如患夫之後多有聞於時武略文聲進退咸裕可以
彰

累聖之知而示世臣之軌矣堯器五年有司乃始下
其易名之議於是

世皇之謨訓炳其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

其治行實之古人則勿欺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
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功載尚俾來者之有稽也
謹按謚法世為勤勞曰忠能有令德曰宣請謚曰忠
宣

姚燧謚文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

聖神代作揚熙東擢承華協瑞以問太平而必有不
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指敷為制述予以增煥
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盡數百年而得一
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
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
元寶嘗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
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摹厥緒
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天文正公之學則其機
籌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
德至大皇慶之間

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
雅與詔令之深醇固已扶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
歲頌之惟偉光潔凡錢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
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闕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未一
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
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
游是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

惠公美偉馬謹按謹法博聞多見曰文敏直慈惠曰
文請謹曰文

王仁謹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習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
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為足多也及乎進達
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初用知夫深屬淺揭之
宜在已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其鴻
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睨其上下夫孰得而
羈獲之哉是則學之為效焉可誣也謹按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懇用功
之密御評里學沒：有聞稱長從廉恒陽王行者荆
南而能益見其為歸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歎

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具簽江東建康
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
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歷三部劾發姦賂吏當
其罪狀身受鉤罰而沒齒不寬及進陝西河南二副
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
書侍御史嘗一登

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為繳繞識者謂之八拜官
而四不行在任之日不多于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
之大節縉：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數澤史以推古
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
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修己之敬本之
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愧焉耳謹

按語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忘曰肅請語曰正肅
程鉅夫語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
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自道得矣
是則所以為文也惟昔

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一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
以收大同之效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
其煥發猷為增飾制作傳之教世有不盡焉嗚呼盛
哉謹按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
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脩宿衛英才
期出遂為

世祖皇帝所知言議

上前動合

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乘
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

召入翰林為學士尋以本官議政中書至大中復出
節山南

仁廟御極徵為翰林學士丞旨大策明謨多所咨決
而於

國體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
居剛以順為明之美得于坤六五之正而
世祖皇帝所以留遺

神孫于數十載之後卓然為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
及矣謹按語法敬直慈惠曰文行善可紀曰憲請語
曰文憲

後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為孝約己之為安黃髮履眉
享有樂康合于仁者必壽之義矣蓋文獻公始以鴻
碩之才出應

世祖皇帝休光之運修治定制多所裨贊不居其豐
歛退終身積其贏餘敷遺于後及公之身而當播益
勤封殖益厚所謂實大而聲宏源遠而流長者承旨
公則當其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

仁宗皇帝恢弘孝治博右文儒而公既躋上壽遂以
一品爵秩即家授之以為公榮洵登九十

命大臣按修故事錫宴賜杖儒臣作為詩歌又
勅光祿日給尚醴所以示尊禮高平之意休矣盛哉
越二年公薨

英宗皇帝寵之聘禮朝士引紳近尋故丘生榮死哀
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考德撥行厥有攸司謹按謚
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日靖請謚曰孝靖

王侯謚憲肅

鷹隼不擊則泉鸞不分霜霰不嚴則蕭蘭不辨故檢
人之抑揚則善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為
正論消長之候也謹按故大名路總管兼府尹王侯
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我牙冠以其
扶衰濟弱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間當道豺狼而
狐狸歛迹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益結
氣無暴而不饒甫忝朝議適易劄符雖坎壈終身莫
酬素志然清明在上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考行

中加美誼責在有司謹按誼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
決斷曰肅請謹曰憲肅

杜思敬誼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謹按故中書左丞
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勤勞遂得給衛
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訐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
初任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甚臣以
失言併逐

世皇獨亮其忠命准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
司左司郎中出為順德安西總管就食陝西行中書
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為侍御史議事

上前有當

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
召為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督洪圖大抵以忠誠為
格

君之本以安請為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
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諫行
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

累朝可無美誼申示褒旌謹按誼法敬直慈惠曰文
幾行不爽曰定請謹曰文定

嚴忠範謹節愍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禮至于軍旅之興講信修睦尤
重使命故及境而勞入館而饋幣帛遣篚之將所以

致其忠信誠懇之實見之儀文常不敢後况乎素美
崇雋專殺忘敵則行李不返而戍命之達隨血刃未
乾而禍蒙之莫過師曲為老佳兵不祥宋之速亡由
乎是矣謹括正奉大夫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
書省事克國信使嚴忠範出自閩閩服習詩書始從
世祖皇帝潛邸首陳為治之要在修禮樂而定制度
言議亮切深簡

帝衷爰及

龍飛在見親幸存由京尹入鉤文昌

凡所著置率多名士文武并用一時稱之於後

天兵南伐師次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宋都宣布
聖上所以兼愛南北之仁甫及獨松關：吏不納關
三日宋兵來襲臨之以威仗節不屈遂以遇害蓋不

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衝壁與觀悔何及
矣論者謂古元之興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
故前乎儀且之羈留而歲幣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
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為講信修睦
之意自爾背之天亦豈能獨祐哉觀生京而齊則不
祀來歎隋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易名定謚庶其有慰焉耳謚法臨義不
奪曰節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節愍

柳待制文集卷之九

碑銘

護國寺碑

延祐五年歲在戊午 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新作護國寺于全寧路之西南八里直大永慶寺之西以為摩訶菴剌神專祠亦既考成命其篆其事于碑其謹按摩訶菴剌神漢言大黑神也初

太祖皇帝肇基龍朔至于

世祖皇帝綏華糾戎卒戎伐功常隆事摩訶菴剌神以其為國護賴故又號大護神列諸大祠禱輒響應而西域聖師大弟子瞻巴亦以其法來國中為上祈祠因請立廟于都城之南涿州祠既日嚴而神

蓋以專方

王師南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之武神其知之矣然則大黑者於方為北於行為水凝為精氣降為明靈以翼相我

國家億萬斯年之興運若商之辰星晉之參星耿祉哉焉可誣也全寧東北京師千二百里其地當廬川之上淮安甘泉二山之間陰陽之氣浮蓄萃結其食茲土非神孰宜今大長公主之在藩首崇是祠使為其法者嚴事如式夫以昭承

聖祖安祀之宏獻導迎

兩宮欽祠之洪祀而豈弘福也哉禮所謂不越望而

祀者神固足以當之矣宜乎神之監之垂休錫美以燕貽後之人與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乃神下維山川上星辰陽明陰幽理誠陳北方有神鎮天根大黑之氣為形身神來乘剛應而輪

飛龍中天逢

聖人元會運世此一新朝扶不啻臣與鄰干戈所指宇無塵西開滇蜀南荆閩乾清坤寧物春神廟作主款明禮帝姬封魯大國均

皇祖有訓式克遵闕祠藩邑肖像真用其法祀嚴昏晨玄玉置琪瑤為茵氍毹皮疊鼓和以鐸神兮監德馨

熙臻昭其靈祝來續：

天子垂拱坐嚴宸 威主繼世仁如麟 千秋

萬歲宜人民

懷州大興龍寺碑銘并序 代趙承旨作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

顯受寶冊于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食迺皇慶二年七

月丙午

內出旨諭徽政使臣識烈門同知使事臣李蘭美曰

維昔

順宗皇帝載德居潛寶有分地在孟津之東太行之

西肆子寡躬暨

今天子宵幸臨其處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尚
庶幾明焉

國釐以永

皇祚於無窮今子既命內侍臣晃忽兒不花往淮茲
後繼爾一二臣以興以輸式時底績俾子俞受成福
臣識烈門等承

命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具為書移
河南行省出緡於江淮財府即市荆揚大木使就純
削浮舟以來迺若鐵石飢斃糝丹墜燬之品像繪楮
蓋函度鐘磬之儀皆皆中給又飭左都威衛千戶劉
某知事馬某專與供億越五年寺成

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斥陸田三百頃以贍寺食而

以其碑之文命臣某序書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文
曰維

皇元誕受

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
極日出入而南北際于炎荒之朔之地海虛瘴徼廣
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為泰和庶幾於唐虞
三代之盛矣而述其所以則若多得於大雉氏之道
者竊嘗觀之自夫家教旁霑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
事傾悅企鵠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
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開修六度
俱證萬有成定者以能一於仁而求諸吾心之慈
而已厥今

皇帝陛下重純象熙文宣武哉而

皇太后殿下執坤之柔承乾之剛

前朝

後開雍：懌：明孝深慈化覃普率是惟有得於其
通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休運緒
烝民之生焯然為千萬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懷維
昔異方竚封禹域咸在都畿之內

三聖人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刹雲
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垂祉翼
慈算於萬億而登

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徹定保
庶其在是銘曰

空法之隆叶于皇明維時闡闢與元化并相古昌辰
克濟承寧載其盛德以福函生是於佛道為一勝相
此種：光照燭無量微塵刹中海高崖嶂下逮草木
華澤條卷昔吾能仁出震五天乘正徧知示作昭先
什累之弘須聖乃傳

皇元祉哉啟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昇受

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問既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
悉首悉輸一雲所覆一雨所濡農不異報工無殊矩
服裳弁冕上秩下序春秋祭酬什：伍：踏歌按舞
胥樂太原假哉靈承肇我

今皇

皇侍

長樂孝思北陽胎厥壽豈以燕萬方萬方輯：

文母是式：是休嘉維作皇極

太母曰嘻予有似得諸佛應心在子一德睠思河內
猶古沛豐即崇塔廟控制斯同爾徽政臣盡位以攻
其堅其良駿發爾功臣識烈門敬拜稽首亦各亦斷
亦塗亦鉅豐棟堊棟文網雕牆碎階瓊沼翼映左右
長老廣開春圖寶來
慈顏載豫

重瞳屢回錫名與龍

聖言大哉既寧爾居以有揣食乃割并腴乃弘經席
花彩東西明聲晨夕懷人盈廷誦言以謹

龍德方中萬日齊觀顧我懷人有憐在朝既開化域

懷人孔去濟流疏：王屋峙、爰據其幽又萃其美
峨眉非遠五臺非通青發白象時戾時止是雙樹林
即名祇園函香歲來作祉繁
皇帝孝仁握乾闥坤

順考之子

世祖之孫慕、純：先於無垠

二聖萬壽後天而存象佛之慧為域中尊儒臣作銘

皇哉

有元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并序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勳載于盟府有盛德被于江
西十一州而建昌為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

公之遺忠于碑矣總管薩侯始大作新廟春秋修其
薦事益上以承

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以益都淄萊新軍萬戶

圍攻襄樊遂從 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略定

淮楚王受

詔自將搆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

公及宋邵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

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

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地盡長江東西際閩興

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

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
而物無後享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蓋

王福州收諸道清兵謀為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
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轄
以蕩推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
遵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檄致公所云
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
往：投購文丞相所興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
百家時留成諸將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
微知之旦起坐譙接召詣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
趣取書焚之諭以逆禍順福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
忍以迷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杖數十者其餘獲縱
皆再拜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將
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千里

外有違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孽於其間今不暇
實而槩論之挈數百家民命徇其邪謀何以安反側
之心已而間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授諸將方略
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
忻都逆戰兜港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
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
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卒
上變適承豫章興獄之後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藁
私室以待斧鑕重則瀕宮為汚池輕則化家為囚虜
夫何疑然及公制讐於俄頃消禍於片言遂能易亡
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
與仁微公孰能庶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安

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連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柯里海牙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舡縱短兵接戰執政陸秀夫窮感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壘獻凱于

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于湖廣後四年承

詔從 皇子鎮南王討罪文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戰艦二百艘公度天長瀕江：水橫溢則冒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周之謀不用而水果暴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宣殿公且行且戰及

皇子前邁其伏兵起永平閭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遂薨以其喪還葬郟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諡武愍于時卹典未行 命始下人：以為沒身曠世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仍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州長白山下故今為淄州人于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難易姓以從公飲食以視公亦

若歎焉矧今吾侯故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得享之風則自吾以及世：凡而取難與豚豨黍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廼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教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餼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齋祠石慶之立祠郾邑以至于桐鄉南陽涇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有動于中能叙熱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

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臣之道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為不戾于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誄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廟之詩余之斯文為建昌蒙廟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彌實政有體要今既美代遂 朝矣建廟之力出于管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嘗隸公麾下尤有德于公云余既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秉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有廟于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盱為軍壘守攻更禪曠不知幾宋詰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若

天啟既怡鑿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羆亦順
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鄰之震矣有泥
弗蘇盱民晝呼孰于余鬱鬱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
武愍提師來徇曰此吾民悼耄髻訖在我懷柔毋彼
蹂躪尺膚之疑付以束爨去爾芽孽絕爾疵吝樂哉
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姍我宅我居我田
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于若人五紀
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
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戮自公
之旋有頌于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佳繫公
是儀作廟言：肖像魏：我民脩祀有崇無隳姑山
崔：盱水湜：昔公來思凋戈全戰今公顏綏玉瑱

瑤席有飶其馨遜公來格絃余雅歌式為明德

處州路新脩廟學碑銘并序

處州路新修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居文處以
書抵某請識姓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為鄴侯李繁作
處州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能以為先既新廟改像
又置講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未皆可
繼處以守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
汚徙建今學時則度厝詔下以公之督興此不難也
其後宣和盜起學燬黃公葆先為州復宗新構視舊
加宏入

國朝垂六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動工役而朽填未竟
摧剝隨之景之始至祇謁廟廷退即堂席顧瞻棟堯

危甚將墜乃與長歎合謀屬經歷王君勾校出入之
贏得通租餘八百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別儲侍
飭材徵工畢於是乎取方授圖練日會浙東海右通
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旦日廟
見公周旋庭陞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
各一楹以廣其度隆棟厚礎既盪既安修筵豐藉不
偪不踰河日海口翼：在上陟降拜舞舒：有容自
靈星門泮池重闕列無立于會講之堂稽古之闈弦
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庖滷凡掬掬偕陟而飢
甕推落者咸易弊為良外隅內奧壘腹相極又度地
正陽作新亭具刻
詔書以承 休寵後未半教授林堂寔來尤相與薦

力以臻厥成今鳩儼告備予惟守土之臣職司教典
屬時補弊豈有勞烈可名金石而使輶至止嘉惠斯
文勸獎作興以致茲新美將令千里之民均霑豐芑
之澤仁漸義清貽訓遠矣倘幸假辭紀載明李氏仍
世有久使吾處之民視儀終始樂學之成以嗟歎詠
歌於燕已其亦可乎昔某備官成均從公為僚今退
休田閒在公容察之下維題詩之則其職也公名端
字彥方由藝文太監掌書籍事子閏節改今任有學
規十一條布之列郡示下學上達之方著明善誠身
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哉詩曰
若古範民有庠有序閭塾所升進旅退旅飲射請法
於烏廬語還從父師講道肆德事親信友動言維則

及夫興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為大夫士亦祇六德
亦和三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序以序射
士出于農學循其暇越鄉而遊則衆所舍凡學之成
民用丕變少能代老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為勝筭
魯嘗修泮鄭不毀校來歌來議胥訓胥告二國之政
卒以無暴魏：聖師宜有廟樂唐始潔祠宋因建學
造豆孔嘉笙鑄間作夫是秩禮亦承于古瞽宗之制
殷薦樂祖周公於周孔子於魯矧是國中聖維教父
育善自京形于郡邑教行祀舉洋：秩：元運重光
赫如天日率土有截嚮用儒術
明詔屢放申嚴甲令憲臣宣風良牧蒞政吉蠲苾芬
式時誦詠育彼菁莪洽于休靈山區海陬凡有官寺

挈是夷風化為禮同括維東藩千里而表俗鮮淫昏
民重孝秀建學立師繫教之始孰為新宮鄴侯氏李
在宋孫黃亦濟其美支倘柱取開闢五紀挽棟修簷
日就汙下爰起新宮以迄賢者虛侯至止有嗜悲吃
徵匠以備拾材于野有奕使華翮其來屆嘉侯是舉
勉以弗懈介爾高明廓爾淑隘凡厥禮容有隆無殺
問財焉出逋租是輯咨爾元察制其張翕廣庭闡：
穹棟定：自門徂堂爾營爾葺無侈前人無廢舊觀
業有息遊祭有薦盟謹爾道思合爾判渙經訓昭垂
日星與煥挾策而趨重席而坐勉：生師矯輕擊惰
如彼執御逐左而右如彼稽田是留是播惟二李公
前承後引異世相望肆不墮問惠我括民知遠之近

式訓程之視公繩準黜允虛侯職是南伯起孝起敬
民用飲食條有王居婉其諾畫載新津宮宗：位：
神道設教天維顯用民罔敢知惟日康共春則侯相
輿則成誦矢詩颺之聲于有衆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并序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

國制重祀典也初西域聖師八思馬以真智實慧具
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詮東來京師為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流通教法言出
契機尊為帝者之師其隆禮備物古無與比而聖師
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躬効師心之學迺依竺乾聲
韻制為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

詔頒行天下且命官府符章制誥文檄悉以新字從
事內而京邑外而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
其由至治初元

天子由勅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以稱

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温州在浙江東為大府矣于時
守臣祇奉德音卜地城東蓋山下群工子來材良
築堅廟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映軒廡回旋搏土為
像黃金之膚五色之表光采流動如開睟燾計其棟
題之美聖贖之華豈止誇雄稱麗于閩越之疆而已
也自其肇建逮今元統甲辰亦越十有五年而門闈
之飾漫漶弗治長收惻然用圖厥新重惟
一代制作之盛侯邦崇祀之隆不形篆刻曷揚景鏤

乃具石請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珍符龜呈禹畫龍負義圖文以理顯
教因象布合而成字聲諧形具篆籀之萌子本篆滋
爰歷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真行再造紀事載言
由茲有考旁行散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遺餘
史官教失六藝殘剝離方遁圓取便俗學點畫既外
魚豕日訛資之策擅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
曷完其微制為之律

元運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幾先卓哉聖師
生知謂智以大辨才為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三文
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四十一反切而求
部居秩：彖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自黃鍾

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璽符篆刻
號令發禪序述日星與垂煥焉新書形諸制作
元造同功誰其素篤聖師成能無位有名恢弘像法
為世章程

天子念德詔崇祠典潔齋為嚴徧于富縣聲教而漸
守尉所監廟饗觀：眇瞻巖：於焉講業於焉設俎
若昔夔臯為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為隍仙聖所都
塔廟相望有山華蓋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
明命自天承之在臣代是藩侯式宣式旬曩廟禮成
佛日增煥彤戶霞舒繡榻雲散肪流瓊城設擺金甌
牖描暈如軒廡禧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故侈而大之
青在今更乃崇基構乃塗丹青闔闔六扉上應靈星

郡僚趨庭拜慈興伏祀事孔陽不戒而肅燎烟所升
結為香雲徧恒河界茲：芬：屬此明誠為
天子壽

天子萬年統有九有九有承寧四方底平像教旁沾
里為化城載籍往古豈惟三重制禮考文非聖曷詢
天德作仇人文褰開聖師臨之皇猷錫哉泮水閭宮
保魯所作尚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任教父與律齊尊
祠秩昭垂貽厥仍昆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官詩之
用戒牧寺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閱十年
矣以其宿智願力輸資家財作大阿練若于慈溪縣

西南石臺鄉之車底塢用前執政恩數請于朝得賜
額開壽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塗山
林又若干頃別籍于寺以為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
法有堂庑經有藏懸簾有樓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
閤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
有肅客之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
粢熟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薨其子玠卿等即奉裳
帷窆西天峰下至是寺因得以設像真祠禮也十年
為咸淳三年迺起甘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
師標結界相宣秉羯磨佛事二晝夜而寺功告成自
可慶開席更變通二代而敏遂受請住持敏徑山佛
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倡明通要一時飽參久證

咸來依止復笠雲屨巾孟川會化新造之區為大方
之家敏實為之而謂其力能致是：不然矣旛華香
彩影動半空松籟溪濤聲傳百谷踐其域而躋其道
者如行匡廬瀟皖之間不知身在荒烟野水濱也蓋
其地去支山不十里晉高僧支道林嘗往來游息而
宋之禪伯進虎子所栖隱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間
虎子與浮山遠公造觀穎公薛大頭諸德同參同遊
想其經行冥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澗壑之中與香
臺金殿同一布獲安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既
退休其徒景星實嗣居之次分清次慧雲次惟敏次
若道五傳而其孫魯起于法匡復以公選補處時茲
擢以蔭門衛歸侵地以正疆理迹其彌綸闕漏藻飾

宗猷卓然惟有端緒由寶祐甲寅下逮至元己卯歲
八十暑霜矣而是晉光之境駸：比隆于二佛勝地
不至莊嚴妙好稱茲像法則不止也於歲盛哉今年
秋余東游過龍山而少休焉其長老守康初化故其
宿衲蕙葉謀于寺眾具列始末請文昭永余嘉永國
有大緣業而自敏以下皆能刻志弘法何其承休濟
美克至于是直彰懿範垂示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

：曰

支越而鄞川融山結有谷盤：如環繫坱漚翠浮青
下蔭深樾金銀吐氣風霆啟鏘一具繫晉光王有大刹
土地神持地曰此寶所淪於空荒誰為適土當乘勝
輪軒豁呈露其時惟王臣永國恂：攝一切界入種

種因千播珠玉萬礎截瓊樓閣門闕光景橫陳其寺
功未完永國上仙晉進為山則由象賢孟國鉅麓以
廣壹蓮乃致碩師說法熾然其夫是碩師號名龍石
非法設法摧鋒破鎬參徒四來依之游息醍醐酥酪
滿器而食其昔在興化前賢後範一道傳持如手授
券故能弘宗以不退轉在我法中何式非典其星吾
上首於法有綠腎：相證至於忘筌揚燄騰輝一燈
五傳曰子洵匡玉貫珠聯其並持法寶規拓禪叢如
水湧波如雲行空不滯名相不享代功一華瑞世五
葉春風其我聞五天聖道場地羅漢栖游天龍擁衛
樂我常淨拏除諸穢雖在山林而多靈異其神泉發
膏慈雲垂蓋具眼比丘攝衣來會不離床座得大自

在依止上乘入佛三昧其凡是正因當報佛恩無使
無明我善根芳福田衣為大沙門信心不果舍智
即昏其如濟瀚海不登慈航饑蚊饒鱗肆其奔吃能
自起信回向心王不動諸念成彼津梁其無謂法道
隨世遷冒當知伽藍願力所就永國基之耕則始轉
諸師是承肯堂肯構其堂構成矣迺蕭迺銘象備勤
矣迺稼迺穡迺爾後人謹其封殖仰止前徽不昧惟
德其甲子既周而又半之紀績垂鴻有石無詞爰鋪
厥美琢此銘詩於萬斯年昭薦
國聲其

頌

東陽縣禿滿長官去思頌并序

在唐興元初有賢令曰戴公叔倫既去東陽遺愛在人思之不忘託辭頌德刻于貞珉下逮今至順辛未五百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禿滿谷時公亦適去官滿歲矣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戴也將咱稽故事儼石載辭表世訓後迺來請文予不能却也夫以世閱五百五十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去迭來名迹跡淪者何啻數百人若兩公之相去寥乎其不相接也乃能並繫民思繼揚歌頌于以知是理之公者在人心雖千載而有同者世之夸毗恣睢徇人忘己者之孰得孰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公字曼卿本只温台部人以族望材請從事閩閩復由昌國州佐辟浙省譚曾掾出長睦之分水再轉而來是邑範已以

嚴涖民以簡制政一堂之上而宣風百里之間惟不自昧其初心故去之日如始至知俚俗拘于陰陽之謬論而親喪或數十年而未舉于是申明禮制勸示葬期蓋隨其豐嗇以就葬埋者十有餘喪而民興於孝俗歸於厚矣患帳籍弊于吏曹之乾沒而官錄民賦或失其富貧之等於是下令制期自陳過割蓋躬操朱墨鉤校出入曾未數月而戶版以明民稅以定矣流逋四歸耒耜方來而田萊闢矣風清弊絕枉紕直伸而力役均矣已德既明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矣無欲故公則雖日賓之而不竊矣廉問彰聞委符迭至而冒其餘勇奮其獨斷又足以平旁境難平之訟矣琴堂畫靜理定智行而孤憑鼠依理踐躅舞有

不得以肆其欺售其姦矣政或少暇則教揚經誼以申庠序之教歲或荐侵則推誠勸分以甦捐瘠之民庭無紉謁而耳目之聰全吾素矣門絕苞苴而口體之養無私奉矣乃若退食之餘深為宴坐誼經考律即事窮理冲襟曠度肅然若山林之隱夫布韋之賤士間則課子姪以學而肯介之習膏梁之味不使之接於耳適於口入於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傳亦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適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然則君子之致其治也固亦率之於自信之於行而已嗚呼豈弟君子微公其孰能當之歟部使者段公翰羅思公亦既廉得公行文章論薦而陟明于

朝矣課其民庸宜居郡最則冠惠文於拍府贊幕畫於薇垣揆德疇庸夫何騰哉談者類曰建官樹牧本以維上下而禁淫邪自世鑿不明民畧滋甚是非冒於形似之微推而成於文網之密蓋古以官制民而今則反制於民矣夫以懷危內顧之心而為是苟容求全之計宜乎州縣之政日入于衰壞而莫之能救也予則以為不然木以蠹蠹石以溜穿使吾截然無間之可乘則民雖善巧吾固持之以誠變雜日萌吾同一之以法就令婁斐直於組織青蠅工於點染亦安能傷吾錦而累吾玉哉謂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挾尾石而伺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興思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載而有同持之以誠

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苟以孟子所著罷纒澤足
之歌而證之以東陽之民之心則世豈有不善之俗
天下亦豈有非義之民哉然則迹公豈弟宜人之政
初無藉於斯文而斯文之不令豈將植私愛于公去
之後而微公之知於不可涯溪之中哉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以告於神明者也予無良史之材竊慕風人
之義式哀與誦爰搆康衢其頌曰
建邦畫邑維以圖民誓如緦終遠跡近親百里之疆
其衆姓：治耶否耶仁與不仁長民之官示民丕式
爾惠吾生爾食吾力匪忘匪愛于何適職：競由人
視爾作德：壘斯竭德盛斯流彼興有民曾不是求
式訛爾心覆背為讎相我魚肉稱爾弋才暨：賢侯

治茲巖邑巖邑之民伍：什：如牧放豚既入其豎
則便安之毋若末濕聖不云乎三年有成不懈于久
不虧于盈問農何如我獲我耕問吏何如我章我程
商職曾遠工作什器桑雉于馴麥岐成穉居有恬熙
行無跋蹇視堙知野民則遂：愛侯慈母敬侯明神
侯之與存雖泥不泯百年之恩僅一秋春今侯去矣
孰佑我人昔舟之僑不競于政曰古道愛聖以善鄭
殖而田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教立治定吾聞君子
遠大是知完觀侯心式穀似之嗣：鳧鳥瞻：鳳儀
考績升明莫我息綏治朝求賢徵于既試侯之風裁
衆羽一鷺有頌其弁有絲其響原隰之詠徃侯斯泣
侯德在民時雨春風披拂漸濡洽于用窮：闔舉子

以姓從公此豈苟然明民之衆畫水之涓峴山之麓
有繫其思豐碑矗：義民耆壽請詩于僕爰告方來
鑿後之躅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咬童公遺愛頌序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為甚重矣夫括東南半壁
之賦租入備 天府山嶽之儲峙非能無脰翼而飛
行也然率循故常不贏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焉轉
旋闔闢於其間故耳漕道萬戶之有府有官始朱張
氏自其敗也倚注尤重

朝廷膏紆廟美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
殊而其品秩歲在第三金符銀篆出入駕三乘傳賦
祿視外諸侯倍列城守牧爰牒聽令唯謹其去而翺

翔禁近出入壘閣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戶厥惟重哉
至順三年其歲辛未有

詔江淮財賦都府同知咬童公改漕運副萬戶蓋公
嘗為御史推姦擊強有聲出 上簡拔將試之難非
序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蒞乃事則主
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雕以為巧不表襮以為明
凡所施設有順無強未逾時譽望翕然三年壬申公
當部發春運厥既受任蒐求利害而逆計其然否得
其興除先後之膏條折而縷陳之時行省忝知政事
杜公出涖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於行春運
最為艱險歲常於浙西從便裝發是歲浙西被水行
省議撥江東糧十七萬石湊之公慨然曰風信不可

夫、則有誤 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
轉運交量入舟如稽緩何徑詣省懇請先發浙西所
有却徐以江東糧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為改命
各所千戶輪次下海即分詣諸倉監裝無錫州長王
倫亦不花頗姦黠暴縱指使群卒攘攫省餉法斛不
時交裝事聞于省：命公驛往劾之一問得其罪狀
官吏既伏辜而科量亦不取贏列郡傲畏相戒不敢
犯公令舟北達直沽都漕運使督綱船重槩轉入河
倉都省常遣官臨視而以監察御史蒞其成公復以
郎報諸弊白之者為定令河海之舡稍碇水夫各不
許離次入踐其舟又不許登岸遊行致爭從綱官與
海運千戶監臨交卸自始及終將閱兩月官有屬禁

而里無叫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脚直往運遼東
粟菽八萬餘石舟人射利草欲承載公聞即取姓名
悉附于籍立闕使自括之眾乃帖息於是省臺官以
公廉能實績文章薦之於 朝而公以涉海憂怖成
疾方竣事入見宰相報功及京遂卒訃至海濱舟眾
聚哭相吊聞者為之涕洟既再歲而民之思公如一
日焉迺伐石請辭將具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
久矣非有聲烈足以歆艷于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
動於世而民懇：焉懼公之迹湮滅無聞欲假吾文
以圖不朽夫子謂誠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
若是哉公阿魯威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為濟
南總督府治中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

置財賦都府選同知府事復遷為副萬戶階中明大
太平年三十有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軍猶為所試
者小耳使完其用則翱翔禁近出入壘闕其所以自
重者必不止是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
諛背憎出輒吐罵或至攻發其私而斥取之者皆是
也則若公結愛於歿身之後而傳信於不可致詰之
餘豈不足以崇厚抑浮而為挽回世變之一機迺系
之頌以播于康衢以壽于貞石頌曰

地大物衆曰維京師軍有振輿民有漸炊資之以富
則順無違居重馭輕強幹弱支惟聖斯訓夫豈通私
一其賦粟荆揚以膏天府千里饋餉士猶饑阻而况萬
里如出諸度溟海為渠登今非古蛟龍掀擣飲飛憑

瞻其發不浹旬達于析津千倉萬倉其指陳曰是
漕計回斡有人不疾而速不響而臻其效伊何視民
猶身其身有瘁疴為吾隱痛不恤其憂民則誰控繫
咬童公世之麟鳳其智良知粵有機綜謂吾與民異
禮同用其必厝之安必扶其傷使涉大川如履康莊
我不忘民其我忘至順之三春當戒航舍近移遠
民始俟其公曰風信毋寧少爽往額外廷報可如
響有挽吾法俾直毋枉網船受輸喜滋契長公完其
端始張禁網其凡民有欲聚則必享無虧無盈既平
既成民曰平成由公之明公曰爾民無覺于刑式適
其歸以暢爾生其天胡夢不昇公壽有勞弗施有
用弗完民之孔懷疚心疚首仰公如神忽左忽右公

乘疾風顧我童叟。其如父於子。罔不惠教。天理雖微。著在人心。如霆斯發。如日斯臨。影響形聲。昭德音。謂民忘公。匪今斯今。其天之拉民。以為爾。拯國有服。首士有捐。食餉道之行。繫水之力。雲濤際天。其惠其翼。公終佑民。思無敦悃。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有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治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止嘉興二州境哉。百海之利。煮水為鹽。齊蓋正之。以為富國強兵之術。漢均輸法。猶日推夫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以平價出之。敢私鬻者。鈇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

旅之費。抑兼并而防淫泆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本。難之。遂卒不罷。唐置巡院。峻權。增估。民已甚病。至宋。給官本。請鈔授鹽。則屬禁。加密而公私交瘡。無遺策矣。漢之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部。縱廣數千里。海濱斥鹵之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百升。而釜十釜。而鍾偶策之。而為籍錢。人無以避此數也。今給本。請鹽之法。尚仍未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員二。同知。副使。判官。員四。重其官。故常選用能臣。然佩以三品銀章。出入乘三乘。傳其所部之總管。府州若縣。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大開闢利柄。隨時變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它有司。受成法于

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
二使摠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按其鬻
鹽之次第而下上其賞罰冒禁而私鬻鬻者即議真
于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
二使而與之作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境內列
置五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
其出納自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札瘥之繼起
亭民疲于刮鬻道課未償新額日積官民胥為詭矣
若東濕熱急則促數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
使穎川李侯實分泣其郡于是侯在官踰三年諗于
曉間酌知其弊至則進其長歌曹吏而誡之曰鬻鹽
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鬻必出於場亭私鬻必受之

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諸
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爾明告吾：其敢不悉力
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以簡御煩以廉率貪而已
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
絲毫肯汝也唱名給本隨立隨與無尋刻之淹無銖
兩之損也按行園竈單馬籍童糶糶所資取諸裝橐
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督其子弟教戒之出
威于筭策有犯私鬻鬻就逮而來則為之疚心疚首
推見立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使不陷于酷吏之深
文不入於上罪之程奉雖被重錮人自以為不寬倉
庾受納辨其色澤為之平槩取足釜鍾無贏合禽羸
孺瘡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算籌鈎校登耗飯

疏水飲者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饌旋去
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詛煦之恩感戴不
忘義也而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墮突之虞以免隸
羅之害如春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
用矣今侯以治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願列
侯之績刊之貞石示後至措法廼相顧言曰吾儕小
人躬稼而食無盡籍于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
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相吏一飲醕之資自吾李侯
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生之樂孰能詩乎其
往請辭以永無窮之思子方悲世鑒之不明慨民窘
之滋甚而予是舉獨喜天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
者如此則為叙而繫之侯名其字正卿由中書掾入

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為樹碑以頌遺
愛有為有守今將陟明于朝宣其智略紓民隱
憂薄海東南于胥望之鹽菜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
子皆學為儒仙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
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
為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
亦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竇地產厥味維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筭
積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為膏路均輸使屬賦及丘民
籠利而行兼并相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輕重
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既密民用疾傷
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遷授藉力給本

課無羨贏請鈔以估子鹽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
拔厥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于浙西臆分五場
有弗能齊歲龍在成元統之一副使李侯持節往涖
謂吾奉法維以視成毋愆于素毋感于傾官有工備
俾時散給爾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
爾無私鬻麗于大刑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與汝
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于茲吾飭吏吏毋爾而護
吾少也賤衣食糲食糲分而賦祿行有舍安繼粟繼肉
有粟有庖取以口腹貽爾告勞一夫逮繫抹連百室
侯鑿孔明鑿穴斯室丘民力生食糲與魚向非吾侯
曷寧爾居昔侯未來感鵲屨嘔侯既矣止燕及黃高
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宿在躔後侯重來

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
倫魁碩望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自致床笏如林
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嘗無：得有失是誠負予
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之垂後楷式

揚丞檢田頌并序

東陽丞揚公景安解秩將去操耒之農負販之夫暨
于禍寬之徒違掖之士譟然言曰茲歲丙子公之涖
官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阻飢公曰吾其可以
官滿自誥躬慰大府以次聞于部使者請如故事檢
覆其蓄厥既報可公受牒當分詣諸鄉一童一馬襦
被徑往次舍必於菴廬食飲取諸裝橐視田勞農已
事即行跋履荒阻閱數旬歸治任侯代退然若無德

於民者聞古有借留之典吾將破崖岸而求之不識
可乎嗟天官民之間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
去嗚呼戚休吾何繫哉而公之是心篤不能忘而當
救患若已隱憂雖一食飲一旬秣之微不以重累吾
民宜乎民之愛戀真若赤子之去其慈母而疾者之
失其良醫也迹公之智其賢于世吏遠矣然則朝借
寇君興謠叔度一是吾民可已不已之情予茲有聞
敢忘傳信乃作揚丞檢田頌一篇以永民思竊附風
人之義流為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以猷令彌縫闕漏闔闕成政舉斯加彼
實制民命其肆今治縣共理惟寅占位涉筆丞豈具
臣有智必協有謀必詢其載稽治否酌有公論爾絲

保障間不容寸民鑒孔明莫或流遁其東陽在婺百
里之封庶德章：有丞揚公揚公制政健敏而通曉
先時邱民喜鬪樂訟公膺其表不震而諫令雖執競
民獲康共其因賦定役則因後艱重其所輕滋以完
姦賴公司平里謚問安其民奉公上有庸有調挾是
厚誣烈甚原燎公為事程無爾恥暴其衆方囂：芳
言盈庭汨其腥腐亂戎芳馨繁公主靜神聰和平其
亦越三暮俟瓜而代時秋亢旱赤魃為害焦澤枯原
莫觀鉉艾其公戚于懷往醵牧運謂此最邑民病無
年不蠲其輸則瘠而餉其誠立言諄卒獲聽受即命
行田檢括疆畝公曰异哉予其奔走其既屏驅從亦
載擿能車馬藉童涉嶽降丘勞來疲吐使無隱憂其

叱曰州府顧我復我不驚犬豕不畜春臺遠我生有
拔諸寒餓其官成而忘人有常情繁公一節不撓不
伯翁是實德溢為休聲其惟今部使張瞻明日刺會
舉庶令嚴改肅豈道其近而弗孰錄其論公之才宜
濟時康最公之績何愧明揚廓而天路改彼雲驥其
賢智之生世常不教遠而之用守約施博屢材既具
不棄撫摶其今人古人可企而齊整黃卓魯天何遠
而相我揚公大邦維儀其我邑于西五舍而近誼誦
相問說丞如尹問訊堂陰酌言斯允其爰緝無章播
之康衢匪我誇公為後之撫庶幾適人來而進諸祺
柳待制文集卷之九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
府君墓誌銘 有序

府君王氏諱澍字澍大娶張卒時年二十二其嗣子
興祖纔五歲耳母丁夫人即以府君之喪葬所居縣
西北五里張園之原既四十一年為延祐四年興祖
通籍於

朝為中書禮部主事品視第五得贈府君奉訓大夫
輝州知州飛騎尉封汲縣男於是興祖將以府君之
世業行治載辭碣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貫曰興祖不
幸在抱而孤無所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

母蓋常：舉吾父以屬興祖曰爾父幼從而祖學刻
志讀書每授一經占誦教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我
時亦不見而祖之以度程之也爾祖嘗謂我是兒義
冠而文氣凌厲其進矣于吾家故艱約及爾祖即世
百為叢委其身晝日接人事外夜分志力講不輟方
疾既草強起抱爾著膝上泣指爾母而告吾曰人非
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免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
望吾今負吾母矣言訖復泣下已而遂卒我與爾母
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即死者以有爾在耳爾父之涉
于世者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所施以吾觀之其
涵茹推立他能于弟不一二觀也興祖稍長即深識
之今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尚竊祿食以有階祀祖母

今年八十有六吾母亦六十有七並皓後先並受
顯恩而吾父之寵第及于泉室蓋曾不得申茲以養
是於子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次而誌之庶有以
慰吾父久沒之魂而且以飭王氏於永久皆謹按王
氏世家曲周府君之曾祖諱魏全自祐九年進士仕
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溫全季以從仕郎為糧州都札
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捍城
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昨城縣故今為
昨城人父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夫人
也興祖字景先溫鎮有清裁起家郡文學辟中書兵
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為省掾秩滿以
今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畀情用恩進一

請授奉訓大夫向美對矣有子從國子生昭封令官
五品始予其父階官勳爵母若長即封縣君景先請
於官曰與祖之祖母丁實保把携持與祖以至於今
鞠以長呼延所得縣君讓丁字相長之子是丁夫人
與非天人並封及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為王氏仁孝
之符而不知景先之所以藉寵于

國家界於其祖母有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
之門克受祖報若輝州之數惡執節府君父子之仍
世復儂其善厚之澤鬱塞充滿至于今而始發連流
勳焉堂真所謂盈科而後進者邪亦君之德之漸焉
蓋不知其所止也銘曰
際王受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定于共于昨

載德甚儀祖烈揚。孫謀規。有殖其豐而壽于施
孰不齋祀視爾。紅子維昔孤孱。鶴然奮飛。有奕命書
肯于燕祠亦既。詢字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昧人為
鏡。茲篆石用永。厥徽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
使仇君墓碑銘 并序 代趙永吉作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吏剏平臨
瀛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瀛臨瀛之曾孫昌平府君
實心從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即君也君諱錫字
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已落。善占對長益涵
操于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
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君布

衣入謁王請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列上其能即
誠君武備守壽武庫使十五年遷出知威州廿年稍
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
尹未起遭內艱罷於是御史廉得君威州鞏昌故事
薦請 朝欲引置言路不果廿七年廼以福建閩海
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 制改肅政廉訪司即
用君為肅政廉訪副使間歲自免去曰吾復何為于
斯世蓋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十年大德四年
以疾與來揚州就醫藥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
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贏囊
副指僑 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濟浩迪克自少奉君之喪遂卜大都宛

平縣西山下莊之原藏焉寔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
塋五里君性閑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
而自持其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
初不顧已而計曰貧者需錢兩以濟幸我見之他人
則持去矣即俯拾納袖中俟有問求者至自言適貧
得將營親葬君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其人泣謝道
姓名君訶之曰我豈市恩哉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
家財吏辰轉速略更數歲真能決因亦致因匿君召
諭之曰若兄弟孰與丈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
君曰弊同氣以資途人汝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
抱持以哭向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與俱歸
時屬縣吏李芝秀慢令當筭君望見即命釋縛呼前

曰若軀長六尺徒廿桎楚問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
吾與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置于罰後君出安西
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君遽下馬拜曰我當管吏也公
向脫我罪又易我仕今効節兵伍為千夫長微公之
德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條吏請出
禱羣望君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其事按問得實
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
獻上徵厚罰者 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
礦民往、貴市入輸君急劾聞有 旨罷其役命按
致言者罪建寧劉氏居麻沙村墮中仇誣其有反狀
州若縣將織羅成獄君慮囚及之喟曰有是乎即以
法抵仇而劉闔門數百指不結一人君仕雖早當官

之日不多於間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繁逸不傳今
擬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所書如其
所不書大抵可見矣雖然循吏不足多也君曾祖忠源
周而完極之則古所謂循吏不足多也君曾祖忠源
仕為定遠將置蘭州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契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
後以君弟銳升 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
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諡孝懿
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女後夫人指合氏
先一年卒生一子三女其妻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
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濟從仕郎大都護府
照磨浩晉寧路閩喜縣學教諭塔日吳燾御史臺掾

盧直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早卒
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慶璋延昌
順昌敬昌皆君愛錢唐比過之去來輒留旬月往
援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久焉若新得之故與子同
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君葬八年矣而其子濟
弓子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嘗知之矧專記墓
尚庸何辭銘曰
蓄之涵：流之漸：莫或匪泉築之坑：構之梁：
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既儀
不卒于施而又下年不滿其盈不陽于伯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同阜厚完
有封斯所以引其休以質諸幽尚考銘錫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 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祕書監祕書
郎席公為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為監
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
君薛氏奉匱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
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葬前行戒其女奴禮公
平生所為詩文記序銘頌彙卷滿一篋來告曰吾夫
遂於學而藝於用其所著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
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為我考擇其尤灼
者認諸幽妾雖斬焉未亡將他日有以見吾夫
於地矣贊哭且辭既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嘗又以元
城君之言來連銘蓋嘗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祕書

倚居妻卷蓬茨一室不能具儿席而強志確立如古
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壘、或時竟日不設一茗
知其所學為有源委者夫其養之、充則其發之確
遠無疑也而止於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
於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公祇適時集賢學士雷公
膺翰林學士王公暉與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來三
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厭滿皆其
自致處用能亨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傳
者以為是怨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
公早以御史薦為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目之
曰是真請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抗矣尋辟掾太師
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以銓即試秘書監秘書郎比

三載其長言於

朝曰帝其最宜於官制因留不遷於是復以為秘書
郎至大三年

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

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際
曰正己而格

君謀

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
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

居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
之法因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
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

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芽藥為
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挂之尋亦自
悔止延祐四年畿輔久旱春夏多霍風和寧諸司大
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
實惠陰陽偏悖理有致然宜令近臣經事多而識慮
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
以啟悟

宸衷圖回

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違其效蓋
可睹已嘗曰搜括案牘而逆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抉
細碎吾無能也其徵於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
莫不亡然嗚呼亦悉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沒

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
原人甲從大名今為大名人祖諱珍不仕父諱榮任
為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
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駝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
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歿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
錦之上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薛氏奉
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葬以
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於
紫山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
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
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
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

世而新蓋識之座右恐：于懼一言之不傳也公所
為文在臺猶數百篇曾將叙次傳之姑述其世業焉
年而系以銘系曰
繁人有生衆萬不齊或坎而流或墮而墜其人其天
孰全以虧亦昌於言而德不施允茲與存抑又何歎
有寔斯藏有紳斯纒式慰爾饗誄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
董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諱自
五代末徙來出唐立吳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
祿大夫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
其子滋亦卒官戶部主先生六世先生隱居子也雅

志游常欲省之以昭德葆性汲：然恨行地不廣接
人不多蓋老而愈銳初本陳氏子在襮而先府君命
為後曰是能繼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抗初主
貫外祖閣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
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
尤器惜之將其奏請漸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
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
顯人則庠黻之間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遠
者也始蓋用為文以應有司後乃求其興觀羣怨之
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嫻婉不緣琢鏤而
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
府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漢上道好

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吟林水間晚善括蒼吳思齋善
父武夷謝翱皇羽序其倡各詣詩曰風雨集以謀泉
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函骨葬嚴子陵釣臺南
間歲西遊訪道攬古興愴增鬱自陵陽年公獻之新
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無聖子剡源戴帥初永康
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送皆聯
文字交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
嘗由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行尋雁蕩大龍
湫挾摘景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
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
尤不事生殖遂以報寡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
著述合若干篇未證次得諸躬無若胎諸後先生庶

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有二夫人李
氏先卒於曾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
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
在仙壘南東子男二人擗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
張位黃流趙必俊孫男三人孫女二人曾少親事先
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
先生每異張之迥茲齒士獲有祿食于

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
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
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笑然行間整
不見老人歌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遠哀者萊還而趙
錄事以訃至曾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莫矣琢

辭表墓非可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大銘曰

不踏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諫有路鐘鏞槩若釜鶩鼓開出聲震轟嚴：器之响者則固不秉先生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不濫不愆不為廟郭卒死于淹歸：仙華越人所瞻、之維何匪享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幡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舅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舅府君乃自其鄉貽書京師告葬期曾哭非已南嚮祝曰曾為曾持祿以縻于茲喪不及臨葬不及虞罪也冥暗獨假茲蓋石文者府君之德德闕行賢諸其出尚庶幾有以慰

其營魂於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寬祖贈承事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能千府君幼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小戴禮大義下筆纒：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闔門舍人公當任國子以其名牒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第其所業常在訪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即升內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其選號能文章則階通顯矣於時府君纔二十餘而衢州公方監省會門與闈門公並有列于朝所交皆望鄉達士府君旦暮冠帶出入橋門肌膚澤皙儀觀秀儼人以為是藉諸父以成名者何足與寒暖自裁及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翁：稱讓悔謝其知之淺也

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為墟府居亦徑歸不復出崎嶇
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腿疾宴坐一榻吟呻佔畢
外獨嗜天文圖書探研與蹟不遺毫絲嘗逆推其機
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
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課子姓讀書者舊過門問故京
人境離合交友出處銜杯接席歡感愴已復歡欣
笑呼嘗勇為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一不掛口
其言曰盛衰者物之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
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通者歟其卒以延祐六年八月
廿六日壽七十一定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
西部鄉全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傳翁
早夭次徽翁出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業儒孫

男三文璧文奎文泰孫女二適呂祭王致平閻門公
則皆外祖通判靜江宣府卒官銘曰

始之遠：若或將之終之蹇：又或方之不磷不緇
襲其休光嗟何嗟矣德剛乞臧于以誄之維後之章

元贈大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雁門
郡侯田公墓碣銘并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既去官以老
中書為考秩進大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
年為至治二年

天子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致贈具如
詔書於是君之大父母父母應在郵典得貽贈有差
曰世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官南陽知府勳上騎都

尉爵雁門郡伯曰誠父也階大中大夫官東平路總
管勳輕車都尉爵雁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
並追封雁門郡夫人泰定二年君年七十又九而君
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韻言曰吾世鄭人始吾
大父南陽府君遭金亂嘗攝承其州事亡幾病免卒
時四十五亂益急李夫人徑携吾父與二弟冒熾抵
陰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任民以著其籍吾田氏宗
仆而復植夫人力也久之以介弟屬吾父曰爾兄弟
留應更跡吾挾爾季還老于鄭矣得年七十八以卒
故吾東平府君方在艱棘已知奮厲自力于生業卒
能紓窮取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士大夫遊則慨然
興起謂吾今不違于是信吾包既長必求明師教掖

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舉之以
督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幸藉
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八官而絲毫不絀于吏議遂
得休其衰老以下從先弓于九京爾復有子有孫其
深識之又曰吾旦暮人耳吾大父母之墓在鄭昔吾
守鈞嘗改卜窆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於保
定吾父卒於保定而田氏塋于保定蓋自吾東平府
君始矣爾遊居京師孰能文辭以著吾志爾持吾言
而往請焉倘哀而畀之則鑿諸空石表諸隧上尚田
氏永有寵綏居中嘗善於貫它日攝齊款門前致其
父中山君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肯曰
孝子仁人之心子將張之不暇而敢以辭嗟乎春兩

尉爵雁門郡伯曰談父也階大中大夫官東平路總
管勳輕車都尉爵雁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
並追封雁門郡夫人奉定二年君年七十又九而君
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顧言曰吾世鄭人始吾
大父南陽府君遭金亂嘗攝承其州事亡幾病免卒
時四十五亂益急李夫人徑攜吾父與二弟冒熾抵
陰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任民以著其籍吾曰氏宗
曰父曰爾兄弟
十七十八以卒

少十卷 十三兩頁

故吾東平府君方在艱棘已知奮厲自力于生業卒
能紆窮臥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士大夫遊則慨然
興起謂吾今不違于是信吾兒既長必求明師教掖
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舉之以
督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幸藉
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八官而絲毫不絀于吏議遂
得休其衰老以下從先弓于九京爾復有子有孫其
深識之又曰吾旦暮人耳吾大父母之葬在鄭昔吾
守鈞嘗改卜窆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於保
定吾父卒於保定而田氏塋于保定蓋自吾東平府
君始矣爾遊居京師孰能文辭以著吾志爾持吾言
而往請焉倘哀而畀之則鑿諸空石表諸隧上尚田
氏永有寵綏居中嘗善於貫它日攝齊款門爾致其
父中山君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貫曰
孝子仁人之心予將張之不暇而敢以辭嗟乎春兩

既滋草木怒生至其條暢葉茂而本根之蔭藉或不
能無賴于斯予觀田君之所致知其積累之有自則
夫享有樂康而子孫啟慶之若是我東平府君之蓄
播于前者宜其獲之歎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
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六十又三卒之七日窆清
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
即舉以祔府君之兆子男三長澤也澤字濟民次渥
次淵：早卒孫男二長居中也次居仁曾孫男四長
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恂將仕郎順德路廣
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積次未行
銘曰
田維媯姓趙氏于齊魯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錄

逝矣莫藉據：鄭郊瑣：夫屋相峙母賢暨于育鞠
畔淚流離式嗣式續基之撲之以有東平爾畜必流
爾鬻必登保人敬恭言觀厥成厥成伊何以克育子
亦仕而優弗殆而止徵其寵章烝昇考妣維考若祖
殿邦伯侯封土祁：在晉之陬曰大爾承曰輯爾休
嗟今之人匪朝諒夕車來賻遠曾固常獲視彼田宗
其處安宅四世百年孫魯孔儀冒其以徵墓則有碑
博士司誅維顯詩之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
大夫禮部郎中泰定元年四月扈從如北都七月十
八日卒留守官舍與其僮還京景殯文明門外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啟葬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十里
景先本曲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為輝州佐捍
城死難因留塋衛之胙城為其縣人胙城濱古河道
比年飄砂擁磔漫没人廬舍家墓景先在時方欲求
地改兆不幸早死今嗣子毅窮承志以獲吉卜而
不知景先之遂從入此土也始景先五歲有父喪鞠
祖母丁夫人克自生殖踰冠學業見端序即起為汝
州學正試辟兵部令史由樞密掾入東曹會
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令必經景先手
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
仁宗皇帝居東儲鎮西樞進奉署膺恩起一省授奉
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改大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

尋拜監察御史按河南廉得其省參知政事宜匝陷
丁醜虐民吏教事劾罷之次江陵召為吏部員外郎
止幾出餐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建言敦本崇
化在尊右儒術因上所會粹漢唐諫臣遺事曰憲覽
數百條廷論賞其知要慮因至大名民有彭四自服
為盜繫獄踰年景先閱其辭遽曰此非盜未獲耳
已而果得真盜疏免彭而論長吏失入如律滿二歲
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纔五十二娶呼延
氏一子毅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孝謹夫人餘九
十猶在養景先旦暮節時其食飲怡愉樂康忘其老
也蓋景先故學強善與人交慎終始平居不屑口
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尚從仕廿年家無一瓦之覆

一壘之耕以寧其居老母丁男孤寄京師平生交友
多時之者其所珍畜經史子集數千卷古名人書畫
數十軸而已尤好為詩趣尚恬素辭亦清冲在彙教
十百篇往來多可喜予來京景先辱與之遊命其子
毅從學治經深懷密抱見輒傾盡在東垣書院往來
無虛月嘗欲聯臚吳越覽觀山川形勝以摠發其撫
今思古之情而景先不能待矣將槩叙其出處畧毅
侯葬則鐫之樂石納諸墓中而毅復泣拜以請景先
固善予言其又何辭若凡世系具先府君誌銘此不
考其歷官行治之可傳者銘曰
古儒行猷無膳學稽經用律通斯博景先進途如發
強端卓而馳閑鉅獲羣飛方孳見孤鵲孰返其歸赴

冥漠九原范：吁可作

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并序

高安伍氏著籍于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
章臨江再徙以來至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諱先輔
始峴然稱大家望其里中矣拔都兒漢言健兒初
世祖皇帝統一疆宇勅書扈駕南代驍勇十一萬戶
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為署
官比秩三品總力役之政令其貢賦物估則因湖廣
行省以輸達于上蓋介乎兵民之間而優養之也延
祐三年公用

東朝宿衛恩起家一命蒞其府在官三年樞密臣方

奏公以緒宜遠而公以病滿百日當免徑舍歸闈二
歲復至京師覺體中風眩即日南旋及家猶經紀諸
務甚悉泰定二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六十明年
冬其孤允恭卜兆撫州臨川縣明督鄉白竹坑之原
將奉匱以窆先期屬其父友廣東帥府掾李榮持事
狀與其府所上最膾炙鍾陵乞辭以招諸其隱子請
太史公書見其紀次三代戰國秦漢事本末可稱道
或者謂退處士崇貨殖更有所蔽然不知治產積居
在追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不拘牽常等固卓然
豪傑之士哉若公甫試而劾其可考信者如是不足
以表著之于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之營幹輒操其
贏久之治別業豫章度資用益裕闢塾里中致名師

教其子姓以學資義廩嗣宗黨鄰比之不能自振者
豫章城東出望仙門通道吳楚粵故扛梁壞公伐石
新之台鐵埽一百五十尺銜石為錮且屋其上比至
松滋松滋民阻饑公發囊措得中統鈔三萬六千貫
移縣俾計口予之而富民亦稍出粟以佐所全活三
萬戶有奇前是府建白水書院使學子肄習而庖廩
不繼公曰士有事而食然則學非事乎輒羨俸一千
七百九貫率先條吏為市稻種田三十石其贏猶五
千貫樹為學食毋錢山南庶訪使者善公幹敏撒行
縣經畫江陵浸沒學田之在版者得水陸田林園一
百一十一頃歲廣其租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中統鈔
亦五千五百八十五貫于是訟辭連民吏多移公廩

閱凡廿餘事鉤致其情人以不寃諸使皆列上其述
至完節靡署增築遠道徵工需材常有餘用而不以
勞勩誣民為公之民蓋晏如也晚還上泉遭歲存祿
白郡餉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
米五千石下其估貸之尤無業者聽以刀備釐剩粟
石二百往賑鄱縣南昌進督日為糜粥舖行者環其
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襟抱開朗未嘗躬估畢為
學開奮其猷行徒于致皆筭鉅禹斂散弛張不拘不
浮結賓客當僮奴樂赴人之急有古任俠之風使位
與年可以俱得則漢肯即功業可指取也嗚呼惜哉
曰天富曰之貴曰大賢公之曾大父大父：也曰劉
曰黃曰侍公之曾大母大母：也曰盧曰揚日也先

忍都公之配而也先忽都宗王女也曰允恭曰朝弼
曰趙寄公之子其妻趙寄更名普安為乞恭後允恭
嫡也曰普閔公之孫也曰某甲子卒之日也曰十二
月乙酉葬之日也曰承直即公之階也曰興甫公之
字也曰樂泉公之自謂猶曰樂乎斯泉云也予不佞
既為檢其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曰
道散俗卑用智自贏進采其時反虧致成如風水遇
如區者崩果孰使然以施以生惟過而續其機不停
既取既新有益無倘我觀伍宗由拊而榮翁之敷之
信若摧衡豈徒專己利神叔形一節臨民：歌治聲
將升于明載輶于寧飲德沐惠我鯨我悍志使樂郊
移之里門且完其庸胡不百齡有襲慶源來裔繩：

爰卜契龜乃闢幽局土深木長函蘇葆靈曰茲公宮
尚考劉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并序

中書右丞相贈太尉鎮陽忠武王大勳在盟府不朽
在史牒世稱真定史氏猶漢袁揚唐英衛而濟美過
之大司農公謚義襄于太尉為從孫而金紫光祿大
夫兵馬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母兄鎮真定闔門
百口死武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尚書留
北京獲免季江漢大都督曾生義襄義襄幼有大志
太尉受異群兒命冢嗣萬戶鞠為己子携成襄鄂少
長在行間耳目濡染衆號知兵甫冠長千夫從逐趙
宣撫餘寇于射數人萬戶後以宣慰拔下靜江行定

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義襄常先登以功授承直郎
同知靜江路總管府事時有盜據肇慶行省假義襄
肇慶總管往討平之還遷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未
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浙東在廣鐵洞獠黎總俘蠻
艇千艘在浙破山賊抑分司衆七千括蒼路婁蒙才
楊鎮龍衆五萬東陽推俞高衆五千紹興壇唐老鴉
林雄劉甲一衆數萬溫處間功最一時先是張元帥
弘範南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時為右丞
應曰臣子耀可耀義襄名也召至右丞進平章政事
堯明日制下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義襄
哭踊誓扼前須平章嫡子崇長歸其官平章六子籍
其田宅奴婢口均界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與四天

人之喪返葬太尉兆身以榮入覲俯伏奏曰是臣所
後父之嫡子生十四年矣直代臣領鄧軍
世祖皇帝義之命榮襲萬戶爵會將發關波兵以榮
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起義表將其師
別錫符虎鞍勒弓矢驅甲兵未出復叩其世舊改授
他即於是

成宗皇帝始正宸極即拜資德大夫江淞等處行中
書右丞至則除火餘官屋之滿若干緣禁官市惡鹽
錫減江東戶課金人有訟行省臣失儀者辭引義表
為證 詔遣御史按問義表以實對言者指為阿
黨義表退居待罪 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
遷湖廣一年復還江西罷贛州屯田軍廣東民丁報

召入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歸養未
報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表字真
卿娶祖姑之孫劉氏貞順靜嫺不見喜愠事太夫人
為令婦字子姓為督母嫺嫺視儀焉生子男一壘資
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適資善大夫
司農卿王師聖泰定二年左丞按典武上義表此行
太常為定謚義表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
年夏左丞以事如廣州夫人遵微疾比還而丞以六
月辛巳薨龍興萬第享年六十八左丞舍官扶柩浮
舟萬里北歸真定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啟義表之藏
合窆姜固山之原都督兆次泣謂屬僚柳曾曰先公
在殯久懼傷吾母心未就窆窆之禮罪也今不幸吾

母亦至大故惟陸道有碑柳城姚文公嘗擬其大節
者之吾將饒之乃若幽堂之銘所以申吾陵谷之慮
者子其可讓肯弱齡以民事義衰公見其儀觀碩豐
器度弘遠總戎赴敵奇略捷出而臨民豈弟如恐傷
之尤好賓禮宿儒名士燕衍無虛日盛德宜後是生
左丞早以令猷再收佐藩三參機政克踐世官以光
大元帥太尉之道烈然則表表冒其死武尚書于公
為曾祖諱秉直元帥為祖諱天倪都督為父諱權平
章為所後父諱格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田署
令之銀山長安金山孫女三長適某餘尚幼曾孫男
女五人銘曰
史氏世臣佐
國基命宣承武威九土膏定桓

都帥執節死正孰存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膏鴻
厥慶公生師中屬時勦盛殪戎獲醜保彼無競幢毒縣
舒：前騎後乘既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
我屏三邊晏安不戒而令徵為大農始還朝請
帝曰汝庸子其聰瑩汝儀通聯陳善謂敢公拜稽首
謀予于榮臣有母楊侍臣溫清忠長孝短高聰幸應
詔可未頌覆其一鏡公自服官被遇
二聖太尉諸孫獨也淵覲其覲維何日節其性雖則
宴娛不縱不噉天道匪訛常以善勝適觀獫狁故想
龍軌肆今象賸如泗有磬聲于廟階可聞可詠俾茲
人門輝光引映手開玄堂為神之廷公遊于斯死日
當瞑石固坎深山經川亘尚利嗣人周帛宜稱陵谷

有遠於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于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世矣
從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之力優則
鉅艾之功立豈以旦暮計獲為贏哉泰定二年今江
西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工部尚書出宣慰淮
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
某自中書兵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
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
于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笑寧夏之俗僧民同

塵而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為管僧官在國中稱
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肯弋予所向者髻無遺育郡侯方被驅太塔昌王
見其背儀帽愁髮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上使
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塔不得已宣言曰全定河
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貴主炊爨于遂收置邸中
迨長出街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稱太塔亮郡侯
亦以其家卜大名之濮陽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
故濮東之塋即祖郡侯郡侯生郡公尤慎厚尚義不
樂為浮靡事平居雖臨卑隸無於慢崇重儒術教子
諄切終身未嘗出一惡言鄉里號為德人卒年四十
九葬濮塋第二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于郡侯堂

構于郡公而塗暨聖丹于庶訪公其所由來漸矣不
然郡侯以童竊之身悅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卒開
子孫踰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不特一世
哉肆今廉訪公蚤用才敏躋榮仕路再遷而以左右
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御史改西臺復以左
右司自外郎佐江浙省召入為御史除浙西廉訪副
使適以石司自外郎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為
京尹遂長上曹入儀班者出秉旄節宏猷碩慮山立
雲翥方中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踰大其祖
君父以先裕于師氏之宗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
誠善于躬不瓦自奮雖澁鬱於當時而終煥耀于來
世又幸而代遭

聖神崇孝勸忠者為褒卹之典寵有封爵澤及漏泉
曾不以遲速幽顯為間則大求天道於悠邈而忍人
事于細微徵諸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
男四其二蚤世長即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曰
王氏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拜葉倫
氏曰周氏次悅：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
縣尹娶乃鑿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孫男六
孫女五曰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泗
州事曰升亦國子生婿曰某：某廉訪公出也曰德
寧曰字羅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濟州事
長垣居出也曰塔海婿曰某：蚤世者出也外孫安
兒國子高等生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

丑開泰定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四皆擬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乎昔嘗以博士教國子晉升字羅執經席間審知公立朝大節乃茲脩官江右實受容察公謂曾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道美不彰余維多罪子常司誅奉常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為我者之何如曾承命叙次復系以銘曰

山條川支演迤西來經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珠琳瑤環或顯或潛由見者異澗為淵珍珣為瑞器發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曷其徂東匪于兵棘將叙其逢辟彼流坎抵平則通天鼎養賢獨家千食丞哉聞孫仰受成式是孝忠明揚厥職既儀于廷

亦旬亦宣靈承湛恩大賞幽泉元侯上公置衮重延公曰斯寵吾祖吾父畜厚報復余何能舉遂有桓碑廟有簋簠不聲于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侯企瞻夏西興雲如丘高曾之靈赫其戾止同佑吾後歆于筵祀托辭貞珉式充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并序

東揚之學成于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技業茂也延祐初元

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尊右經術闢科舉取士之路而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于有遊刃之地矣延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嘗其策語不合意不

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
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慧民器
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為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
有巫姬曰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為書數通使弟子行
民間愚者爭願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衆東揚曰張
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巫遠真于法比縣祁陽
有馬前卒歐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
得其情檮中一訊即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功而
不知真儒之效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
調為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
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
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于我吾敢自戾于治

未幾疾作猶強起畧文書理訴獄既而浸劇移告北
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
諱尚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先祖
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
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顧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幼
東揚務為深遠靖簡不事祿銜其學根柢六經旁出
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
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
迎致以先得為快既取第需次里居來學之徒常數
十人寤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
千卷過言卮言數音又若干卷藏于家顧言將以天
曆二年某月某甲子奉撫上某鄉某原為寔就寔先

則以其友熊琦所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
洵來江右而東揚調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
證情好彌款別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
余請豐城志載鄉貢進士周諤熙寧中所撰勅書接
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
又喜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也哉乃序而銘之
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今士徇名縵文薄質於皇盛時
載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
射策先登如豫斯銘丞邑于荆績用佐：既陟其門
亦朱其轂尚但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獻以驗天隲
大車在行將駕而跋彼耄而嗟此壯而佛不止者存

其音秩：庶其方來昭述有相斯丘惟君子室
吾銘昭之聲于涇鬱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
南陽郡伯宋公墓碑銘并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南陽宋公歌之以湖廣行中書
掾狗直節不阿積情懃客死于靜江驛舍時年四十
有六自公之死讒譏稍戢正論獲伸既而姦臣伏誅
天下曉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
王阿里海牙載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定江南有功上
流及平章湖廣行省致公為掾于是阿里伯崔燕帖
木兒出為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綏撫新附擇循良
吏為守載令丞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既竊政柄一視貨財輕重不問曠慢黠癡皆署江南官名海放遷二丞輒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合馬銳意窮索崔公所歷地蹤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案摺疑其府嘗有了証逮公入刑部獄使鞠者羅織成之公拒不承鞠者雖暴酷終歲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中禍死公得解去鎮南府征交趾大將六七人武安與焉公以掾屬從兵入境破險隘降其若干城方上功京師其秋海溫潮盛交人乘勢潰隄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安脫急難歸沛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阿合馬敗桑哥驟得政尤姦黠殘虐樹媼婁與聯絡中外要束木為左丞湖廣當武安時所欲為不得直遂以其積仇累怨

訴京師桑哥挾為左驗行其讒武安自我死時要束木初見公嘗欲深致其毒猶誘以甘言會石大隆竊發湖南左丞劉二拔都兒當統師往拘要束木乃宣言曰吾省縮軍政制變簡海關非練達更豈能有濟命選公為分省掾南去而欲因事中傷之烏馬兒再舉征交割復主餉饋要束木特報公督造石康海舟招撫纖碎無其迹猶下急符可攝氣斂暴甚公在瘴鄉居鬱鬱不遂及赴逮益以憂憤得疾次靜江遂卒閱四年

朝廷大正桑哥誤國之罪要束木亦次伏其辜于是天下有識之士咸服武安知人之明而以公為能自靖自獻庶幾乎不辱其身者矣公諱欽其字敬之世

為相人治收伯鬼史區言為方脉醫全徙都大梁曾
大父為尚醫入內診上脉息者聲始析家遷來河南
大父值金亡避兵又徙南陽府舊縣曰中州父全幼
慧多學依葉縣富人楊氏為壻故又為葉人三子公
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主供給攻圍襄樊軍
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總管府提控棗膺武安識
公材器拔于衆中故亦能以死報武安焉公之配東
平趙姓生子男四日文祐曰文瑞曰文璿曰文琪延
祐三年二月甲申始克葬建康之上元縣金陵御龍
灣之原葬已八年為泰定元年

朝廷載定褒卹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于是公之子
文璿入為右司都事得贈公承事即趙夫人始封宜

人明年文璿自監察御史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省
左右司郎中加贈公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駝騎尉
葉縣子夫人進葉縣太君天曆元年文璿為禮部侍
郎升秩四品復加贈公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
都尉南陽郡伯夫人亦進封南陽郡太君時文祐以
廣德路筦庫官先卒文瑞以承事郎淮安路沐陽縣
尹去官繼卒文琪以福建驛馬提領最先卒而文璿
之妻南陽郡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柩淮浙間明年
天曆二年文璿乞告于朝將捧命書真墓下并
啟兄弟與內子之殯並附公兆次同域異窆先事請
于其友東陽抑菴曰昔吾父執節懷義累遭誣讒卒
讒死三十七年而葬十有三年幸叨

上恩錫封子爵惟具著哀榮終始文諸隧石厥有真
制敢以狀私于執事曾曰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
請其將何辭乃序而銘之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猶久
而流長者如此其銘曰
井變而所祿不以世士而從仕委身徇義不休于威
不劫于利志立誠存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曹
用文無言者其年勞進事武安從征于交執我勝算
制彼緝駭班師而遂不止一矢君子小人同趨異軌
有妖者狐含毒豷玉以攻全誰匿誰毀憂患憑陵
有厥中身諒哉一節可贊明神子也初娶既冕而紳
天耶人耶定勝相用上聖垂仁率土怙冒示臣昭先
以勸忠孝有爵有封有煥其號葉旣振滋如雨斯膏

有制車旂有分土田子寵疏榮下漏幽泉曷以薦之
尊尊豆蓬來假來歆遲公其旋魂氣之升炬炳泉冽
既仰既止上昭下徹矧是佳域相望中葉何必故鄉
有安無訖蔣陵之南鬱其松楸再世相從樂哉斯丘
子：孫：是蔭是庥揭德振華以列諸幽

玉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玉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于其鄉即以其
鄉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寶慶
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
于家閨七年而葬：之域曰樂丘其地北塙通于其
家居士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學積于躬而行儀
于家中適易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

潛幽伏窮寤嘯寐歌或惰：以悲亦欣：以樂也篤
于義故宗姍里黨無違言周於禮故祀饗昏冠無愆
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盡後
訓嗣者不止是也方年八袞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
有輿徑尋天台桐柏之勝登瓊臺俯石梁經月乃歸
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間而偶見之也
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永康徙來東陽
之玉山曾祖諱曾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于國子
司業陳公大猷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
氏柔儉慈明為令婦為時母諸行卓然二子曰有光
曰召虎召虎為叔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之流
慶有行者尚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亥卒延祐庚

甲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
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余舅宋太學進士俞公
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辭也余視
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眾駭
俗為足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賢諸其後而無疑
焉且剛夫居士之葆素守冲終于壽世雖一紀而
其善行不止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維
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懈于修不墮于行既壽而康以厚其生也嗟之嗟
惜不百齡歸于樂丘體安魄寧尚利爾後遠觀欽成



卷之二